

道園學古錄

十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七

歸田集十一

雍 虞 集伯生

飛龍亭記

昔者

文宗皇帝之在潛邸東南海岳江湖之上車轍馬足有所至焉則守吏庶民庶欣感榮幸隨而表之以識其愛慕之意既登大寶自天光日華之所被及山川草木與有榮耀則必有所述以示乎天下後世若集慶路大元興永壽宮之飛龍亭其一也亭成久矣而宮之住持道士勅賜虛白先生臣陳寶琳始錄其事即臨川山中臣集記之亭本治亭宮本玄妙觀集慶本建康路皆

文宗皇帝所賜名也方在金陵時行邸去治亭爲近

上

時遊焉一日傳命且至寶琳出宮門迎候逾時從官已奉
御供具及門則知上已至治亭久矣引鍾山之形勝俯
城郭之佳麗顧瞻徘徊悠然有化育之洽焉從臣以寶琳見
上笑曰道人何避客之久也寶琳頓首俯伏請罪上曰
山徑幽雅取便而至宜爾之不知題治亭者虞集今何在也
皆對曰今在翰林充學士命王僧家奴模而觀之因藏諸篋
問寶琳何以字玉林也則對曰道士燒金石爲丹汞抽鼎中
狀如瓊林玉樹故取以爲名上曰當雪時吾登此亭目力
所及樹木皆玉也豈不易知乎更謂之雪林後臨御別書
雪林字賜近臣趙伯寧而寶琳仍字玉林矣謂寶琳曰吾出
游數勞人不如山行之便可作柴門嚴扃鑄以待余之往來
自是數至寶琳野人見上之樂而忘其微賤或持酒引裾
留上上欣然爲留亦不責也天曆己巳寶琳與其宮之住持
五日臣集侍立

趙嗣祺朝京師始置先生號以賜金陵道士之嘗得見者
嗣祺曰虛一先生寶琳曰虛白先生得之者纔二三人耳蓋
異其數也時賜新宮名而治亭名飛龍矣明年之三月二十
五日臣集侍立

聖章上頑謂曰汝猶憶治亭乎亭傍松當加長茂臣集對
曰集到治亭時未種松也上曰朕遊治亭見卿書以爲繫
千載之思寶慨朕懷因命臣集書宮亭新名以賜而寶琳持
歸賜南御史臺錢若干新其宮所謂治亭者旣名飛龍加飾
楹桷置御榻其中重覆而謹視之別作亭其下仍曰治亭以
當鍾山之秀名之曰鍾英宮成行臺御史大夫中丞以下及
郡縣守吏咸集于此以後

天子之賜矣嗟夫亭成至于今十有一年而

文宗皇帝之棄臣民將八年矣微臣辱在草野未先朝露詎

能爲寶琳執筆以述恩光之萬一哉於惟今天子仁孝純至勛華相承羹牆之見無有遺思

文宗皇帝神靈在天陞降上帝雖曰不可度思而日月所照霜露所墜頤懷下土於萬斯年臣民之瞻仰烏有窮已乎臣敢不述事亭石以昭示來者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十一月日南至臣虞集謹記

榷茶運司記

昔在

出祖皇帝既一江南至元十二年江州之人即獻茶利明年收其征入中統鈔千餘錠自是天下乂安

列聖相繼德澤涵煦民無重擾生息日繁食用滋廣茗飲之利未被遠邇至于今六十年而課賦之增乃至二十八萬其設官則十七年始立江西等處榷茶都轉運使司二十五年

去榷茶字兼領宣課二十八年復榷茶名官所統出茶之地則江西湖廣河南江湖四行省之所部而其治在江州分布提舉官其遠者分司以蒞之臨按之司有助無撓郡縣奉行信約唯謹其委任可謂專且重矣天曆詔書省運司而以其事分屬列郡歲侵民困採造懋遷觀望疑沮徵斂失節公私交病守令不勝其責具言復立運司爲便朝廷遣使周詢不遺山谷數月復命以爲宜從所言元統二年復設運司於江州總治之規率如故事而用人益慎重矣於是以外朕胎木而與薛公某爲之使萬嘉納爲同知魏君某爲之副某人爲判官其幕府則經厯某知事某照磨某也或以風憲清強之舊或輟朝省侍從之貴或以操守之素或以材智之優是以皆能清心而省事奉法而循理不亟不徐有嚴有恕府史僚屬各知雅飭外絕苛橫之使庭無誣訐之訟期年之間利

入時足民庶之家至於官府頗首供億心絕他虞若不知有
重立大府者然治政之美卓冠往時而公署久幣弗治出令
受事弗稱崇顯文書貨幣蓋藏疏闊乃請于朝而更作焉
命未下自使以次出俸金爲之以是年某月經始廳事府庫
具會秦公某自中書出守郡多所勸相而賜幣凡二千緡又
至得以增置吏舍門垣以其月某日告成別賜鈔五萬緡使
貸收子錢以具公膳朝廷所以示廉靖勤敏之報也乃爲
書幣命其史謝秀寔至臨川山中屬予記之噫集向在國
史執筆書事故其職也今老病才退恐不堪事史曰秀實之
來吾使命之曰吾於公有同朝之好必不我斬也然則其何
敢辭乃具記歲月行事如上而爲之言曰夫有土有民出財
用以供公上故其分也而東南民力竭矣今法制之講已詳
盡而無失賦入之數已成定而無餘若數君子之安行無事

如期而集所以保息吾民以厚國家生才之根本豈不深遠
矣乎彼以聚斂掊克爲能者作威煽毒黷貨殖私上爲國家
歛怨蓄其身而不悔亦獨何心也哉敢重言之以告來
者使視夫楷則而有所警發云

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司題名記

蓋嘗觀於前代傳記自朝廷中外大小百司庶府有博雅君子從事其間則必因其官署所在制其職分之所當爲以相勉勵書其歲月建置之繇紀前後之居其官者次第書其名字凡有善政可以爲法又被顯用使人有感動其不然者亦有所儆戒焉于此可以觀政跡表人物于治道有所系此廳壁之所以有題名記也矧乎風紀之司國是由定名諭周悉司其喉衿執其轄文書之詳委出納之緩急精審以贊畫

諾從容平易使無過不及之失則又司臬之要焉是以朝廷之命是官必極一時之選使之省治文書參酌議論持平上下之間實在於斯其務豈不重乎江右在乎荆揚之交湖江之表控接閩廣領嶠界焉風氣內寬而外固民物繁阜郡縣羅絡文法出入實有勞于聰明視他道爲重矣而經歷司之設自置司至於今五十餘年名士相望乃至於今日豈無意於廳壁題哉夙夜在公蓋有不遑暇及者今經歷某郡王顧字 知事某郡楊杰字 照磨某郡左仲良字皆以清明敏達之資忠厚沉潛之懿歟歷臺省並著雅譽同寅協恭盡瘁王事以奉崇臺之信任以承憲長之肅清激揚無私懲勸有道環視數千里之間官吏莫敢不率其職細民無有不得其所晏然鎮靜

聖明在上無外顧之慮豈非得人之效哉乃以暇日樹石斤

事不鄙衰朽以嘗執筆太史使書其說焉自王君以前掌故者可推而錄之後三君而至者以次書其爵里名氏歲月以垂示無窮焉他日三君子者政成歸報 天子進用之或以國事往來行覆之舊而亦有所觀覽亦古人之意也歟仍改至元之四年歲紀戊寅三月吉日具官虞某記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江右諸郡惟臨川獄訟號爲清簡非直其俗之美然也蓋亦係諸其人焉昔夫子之言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聖人之道大矣何敢幾及然其言則爲政者之所當從事也夫有生之民其情不大相遠也明政刑者以有忠厚惻怛之意始終不貳至誠所孚無有間雜則足以感化其心而爭鬪之念不作矣其次則明燭情僞不苟不察欺罔無所容隱微無所匿使僥倖奸黠無所遁情則亦莫予悔者矣其或未不

足以立已剛不足以制欲荒忽而昧於事幾恠怯而奪於形勢則雖太古淳朴之民氣血所感利害所觸安得不爲之動至於變詐相爭於無窮乎此所以係乎人也至於官卑而不獲乎上力弱而見計於下是則有天理存焉是在乎誠意慎行之積姑當自定耳予之歸老而僑於黃洲之曲郡推官于君公說字夢臣楊君景行字賢可歲以祁寒盛暑行縣稍間必坐予之廬焉于君夢臣出稱長者安靜而涵容治郡者每尚威權爲操縱而君以仁厚佐長吏郡人有佛子之目焉賢可國家第一科進士周知民事而不憚煩嘗宰郡之宜黃戢強暴鋤姦黠抑兼并以佑善良民至今稱之及來茲佐郡人已素孚之激厲之節雖不得盡行其志而芻蕪道路亦知其直道而行矣今李君德芳字予雖未之識然蕭規曹隨同寅共事不間於吏民之言豈非郡府之良而市井田野之

幸乎至正元年閏五月公說以書告曰予治文書聽兩詞之署庫且壓去年與景行圖新之不以煩民也而吏舍司獄之廳亦偹度地廳事之東以作高亭焉環以卉木之實酌應之暇則小憩焉擇於郡史得某人董其役功未訖而賢可代代之者李君德芳旣相與共成此亭而相謀曰國家置郡以來將七十年矣居是官者無慮數十人而姓名爵里未上去而代遷歲月無攷豈無行事之善及人之美而人無復能道之亦可惜哉欲龕石於碑請諸政府求其可知者錄之不可知者闕之繼自今以徃官於此者得題名焉求一言以叙其意噫不亦善夫善居官者無所苟而已苟也者因循展轉姑度歲月而不事事之謂也苟之心生則亦無所不至矣一二君子不惟竭力於其身又欲上推前官之所不及爲而有待於後人可紀而爲是也豈非君子之用心乎千里之內民

事之利害久而忘之則懲勸之意衰而興除之政闢使其人
建立於一時者猶不忘於他日則斯記有所繫矣得失之辨
人心之公有不可泯者亦於此乎見之故爲之書以爲廳壁
記至正改元辛巳歲閏五月日具官虞某記

龍興路重建滕王閣記

國朝分建行中書省其鎮乎江西者即龍興而治焉郡城之
上有曰滕王閣者俯臨章江面直西山之勝自唐永徽至元
和十五年百七十餘年之間其重脩而可知者昌黎韓文公
記之後五百四十九年當我朝之至元三十有一年省臣以
茲郡貢賦之出隸屬東朝乃得請 隆福皇太后賜錢而
脩之記其事者柳城姚文公也又四十年
今天子即位改元元統其明年甲戌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塔
失帖木兒時以丞相來鎮茲省嘗登斯閣而問焉追惟

裕皇 先后之遺德期有以廣

聖上之孝心平章馬公贊之曰重龕累洽之餘民力亦既
紓息各躡弗治將無以致執事之恪恭也集衆思於僚佐請
于

朝而作新之既而丞相移鎮江浙亟轉以次或陞或遷平章
寔克始終其事焉厥旣落成省府使人適臨川之野而命集
記之集曰噫昔韓文公之記是閣也猶以名列三王之次爲
幸今韓姚兩文公之 文卓然相望於千載之上而區俾集
繼之能無弗稱之懼乎且一閣之遺見崇於今昔者如此彼
滕王何其幸歟將命者曰吾相君之屬筆於子也其否度於
上下也審矣且子嘗從事於 國史今老而寓諸其境於書
事爲宜宜勿辭也乃爲稽諸郡牘以是年十二月丙子授工
役越明年乙亥仍改元至元之歲其五月之吉柱立與舉

又明年丙子七月竣工事閣之崇爲尺四十有四深如崇之度而廣倍之材石堅緻位置周密簷宇虛敞丹刻華麗有加於昔焉會其費爲中統鈔十六萬五千餘緡因前至元故事給自內帑用之有制民不知勞赫然足以成大藩之盛觀焉烏乎洪惟

聖天子躬脩孝理化成於天下登庸宅揆之臣承之以慶賞刑威之制風紀之司振肅中外自方伯連率至于郡縣奉行教令罔敢踰越其規模宏遠漸被所及無有不至者矣顧茲江湖嶺嶠之交至于海島邈在南服勢若遼遠然而涵煦之父保障之固生齒數千萬日滋以庶無外事以奪農時舟車畢通無所底滯恍然感知畏法而安分以服力于公上况乎禮義文物尚有可觀於其間者乎于斯時也來蒞是藩者及歲時之閒暇而與往來之公卿大夫觀風之使四方之賓客

若屬吏之來受事者相與登臨覽觀於斯閣優游雍容以歌頌

國家之盛而發揮其尊主庇民之心不亦偉乎

襄陽路南平樓記

昔我國家之經營四方也嘗以重兵戍襄樊臨制東南旣而圍襄六年而克之遂以取宋南簿嶺海莫不率服區宇旣定徵兵以息民其留鎮襄陽者兩萬戶之兵也於是其帥楊侯珪以至元年即故山南東道節度之牙門作新樓於其上戎幕治焉姚文公名之曰南平而爲之記落成之日作楚人之歌以相之至于今六十有餘年矣其爲樓也旣中遠大將軍楊克忠武畧將軍也先帖木兒葺而新之則仍改

至元之六年庚辰之歲也既成以書抵江南求予記之嗚呼
襄在荆豫之交水陸之會自古形勝之國也

世祖皇帝神武制勝之迹在焉非文公之雄文震蕩悲歌慷慨不足以當其山川而集何足以言之哉今夫襄之爲城領額千里北出方城渡汎水達平周鄭晉衛之郊東出平臯傍徨乎陳蔡齊宋之野大車之彭彭駟馬之洋洋攘攘紛紛爲利祿而往來者塵相及而袂相接則昔者戈甲之所趨芻餉之所輸也湯湯江漢之流布縷添革末麻菽麥末被乎東南湖海之間者則又皆昔日竭其民賦疲於奔命以自救之徒也原田每每十千其搘林樹邑屋系伍鱗次比隣婚姻飽食以嬉燕息而歌者則皆前日深池高墉晝戰夕備不能一朝居之地也嗟夫天下之治平久矣海內一家偏方下國恃險阻以自固者悉已剗削消磨而無復遺跡况夫襄之爲郡

蔚爲内地涵煦聖化休養生息之深厚者哉士大夫鞅掌王事之餘馳驅之暇樂其風俗之淳美土力之完復於是有逸居安食之思而四方游士賓客以相後先他郡蓋莫之及也而爲之民者幼者壯壯者老老者日以盡矣徒知其長子老孫養生送死之樂豈復有知祖宗經理艱難之初師武臣力之故哉想夫元戎當歲時之豐樂軍士之休寧與其守臣賓佐吏士飲酒作樂於斯樓也憑高望遠徘徊四顧觀夫人民城郭山川草木於煙雲晦靄之間道先世之功烈以詔其子孫使毋忘警戒於無虞而出世保茲樂土以奉

國家盛德於無窮則自二將軍始也峴首之崇檀溪之深視彼異代之士慨盡瘁於一時使遺名於後世而自託於茲者則可以一慨也夫

中順大夫撫州路達魯花赤雲中塔不台侯以其郡治譙樓成屬子作文以爲記集昔者以文學爲職業旣老而歸僑乎君侯之野將命省郡庾吏宣子從子也寔來其敢辭乎稽諸郡志自刺史危全謫建府治於此至于今四百餘年凡守居有興作碑志略可攷而譙樓之歲月無述焉蓋亦已久矣至順三年四月大風樓壞明年十月總管東平劉繼祖與今侯相繼至郡謀更作之以是年十二月經始又明年劉宇致事去無代者侯以爲已任其相之者治中阿音海牙推官恭裔黃明經歷牛某知事康某照磨王某也元統三年與侯樂斯樓之成者同知府事木八刺治中和尚判官王某推官李輔崔中紅歷柴郁知事蕭從龍照磨蔡某而始終主書計者萬寶也而斯樓也據地高勝屹然有臨其下則臨甿寧崇廣道中開郡長吏帥其僚佐奉

詔令出教條入而聽政出而退食屬吏民庶之受事使命賓客之送迎小大莫不由之其上則晝諱時刻夜嚴鼓角所以警動其民之觀聽而時其作息之節所係之重蓋如此非直爲觀美以資游覽者也其爲役也時其間暇而不厭於緩相其時宜而不苟於就是以賦民度材築構望飾越三年而後成焉於惟

今天子仁聖垂拱無爲朝廷大臣百執事各率其職刑威慶賞赫然脩舉海內讐伏莫不寧謐吾州地方千里介然江湖之表涵煦德澤恢弘深長郡長吏與其僚佐畏法而愛民以謙遜寔第相尚永旱之禱天格地應原隰墳衍之藝無有偏害而樓之成亦其時哉蓋嘗聞之人之常情苟免於訛渴則侈心生焉不忍於急激則爭心熾焉狃後而好爭則亡上下等威之分而輕用其父母妻子仰望之身極其私智功力之

所能而無所不至於是不能以有其休養生息君子蓋深憂之是故善爲治者必平心而正已則無私平心則無忤無私無忤而人信之明政刑以定民之心志崇禮義以興民之廉恥申孝悌之教惇忠厚之風使吾文物之邦欣欣然皞皞然保其生業脩其貢賦以奉公上承德化於無窮不亦盛哉敢具刻以告來者

崇仁縣重脩縣治記

撫州屬縣五崇仁其一也邑之望南有華蓋之山稍西爲臨川之山一曰巴山又更名相山又折而遠去西北曰羅山皆大山也其境南嘗置巴山郡隋廢郡置崇仁縣歷唐五代至于宋末無改焉水出於諸山者其流既合縣人夾之以居治在水之北則羅山之東支也前至元十二年歲在乙亥撫州內附崇仁從之朝廷始命吏治民出貢賦兵革之餘吏金弗

算二十六年歲己丑達魯花赤麻合謀始作之良材巨木取足於山曾閣崇觀徒諸故家遺構竹木陶甓百廢並作頗號雄偉繼至代往因仍支吾荏苒歲月遂以弊壞五十年于茲矣仍改至元之元年今達魯花赤阿里仁甫寔來督其同官令丁也先作而新之民安其政勸率隨應有餘力者歡然赴功不數月集事梁棟榱桷易其朽腐陶甓土石更以完壯高而危者下之以即安卑而陋者增之以改觀丹碧輝煌黝墨至如歸凡器所需織悉備具府史有受事之舍版籍有度藏之室獄廈之嚴固廡漏之細微出而使民燕而逸勞亦莫不有其處周視列邑未有整暇完美若此者矣蓋茲邑之地壤土平衍無甚瘠甚沃之弊故其民安於勞而敏事水之東出者易盈易涸阻爲陂塘以備旱舟載之濟往多而來寡無十

百之利大貲不至備物致用苟不苦窳故無過於侈靡之傷
焉方其盛時弦誦之聲無間於井社衣冠文學之家聯絡相
望退讓謙抑習而成風出而仕者多繇文史 國朝以經術
設科取士屢有其人况有大儒縉紳先生以古道正學作興
斯文 朝廷尚之四方從之其所薦被朔南遠邇莫之或先
是以其民知愛人而易使矣間或質之不美弗率教令至於
輕失其天常亦豈自容於羣良衆善之間哉然而數十年之
間爲吏者有不暇於爲治豈斯民之罪哉仁甫親見其先人
治郡之善歷官天台無錫而至於此故能深知民隱操守如
冰雪識事如蓍燭要民事如家事待同僚如手足理煩劇如
平易丁也先以國字入官敦重老成從善樂美以成百里之
功而丞張榮前簿尹昌今簿許文琰前尉胡誠等皆悃愞無
華相與韜睦以率其屬而佐其長數年之間有休息而無嗟

歎嘗易得邪嘉穀篋熟於田靈芝挺生於郊仁甫之家捕斷
竹而復生皆瑞應也若夫徭役之均干謁之絕聽訟之簡先
事之慮禦過卒之暴掠止詭突之微呼保良善如護生芻衛
細民如捍頭目上下信之風紀宜之此皆後至者可視而規
隨者也予退自國史寓老其野故邑人請爲之書如此是年
十有二月虞集記

羊角洞天記

洞天之說蓋出於神仙家所傳記多名山異嶺夐絕人世高
明空洞故以天名之而撫州譙樓前左有一巖石長三四尺
高一尺許郡人謂之羊角洞天不見其空洞可名天者世俗
相傳有人自青城山來扣石暫開得入見洞府云所謂羊角
者蓋郡城形勢南來東行而轉乎西即然若首有石上出進
而不遂所以有角之名乎故宋紹興中守王侯秬覆以小亭

後久之守林侯某掘地而觀之未數尺大風起穴中懼而止
景定癸亥守家侯坤翁更新其亭而爲之記後八十五年
皇元仍改至元之三年也監郡中順大夫塔不台侯謀於同
官僚佐作新亭於其上旣成使來求記夫府治之所所在非若
荒閭寂寞之濱而有林壑之美神明之交也自守將以下有
民社之寄貢賦之事治教之托獄訟縣營繕力役之繁承
藩府司臬之蒞治接賓客軍旅之往來一州千里之事日不
暇給又安有仙人道士逍遙徜徉於無爲者乎侯之爲此豈
非因其超世之嘉名將以滌煩渴於休暇之餘得幽探於跬
步之近蓋其僚友出門而觀之行庭而撫之以自託於高明
之臨清靜之極者乎憶吾聞神仙之境雖海嶠絕域初不出
乎六合之內居其間者熙熙然無外物之接無內欲之萌飲
食淡泊無血氣之爭長子老孫壽年長父若是者洞天之所

以爲勝者乎今熙治之世年屢生疇吏民相安於無事豈徒
仕於此者得以優游閑暇超然埃塈之表而吾百萬之民樂
至治而安其天年不異於無懷葛天之鄉者是即洞天而已
矣蓋不必指羊角之一石而言之也噫結繩之俗微三王之
迹熄有志於治者庶幾苗耄之緒餘以息民於水火不勝幸
矣豈若方今天下沐浴聖化若是其盛五是安得不慨然於
洞天之說乎

青雲亭記

古之大夫君子所以有登臨覽觀之樂者蓋以其升高能賦
山川能說非徒爲燕游以暇逸也昔鄭裨谌之善謀也於野
則獲於邑則否是猶有所端焉若天能賦能說之事近不違
乎喧雜遠有得於虛曠發謀出慮孰有彼此之間哉臨川之
城有五峯焉山形自南而來其第一峯最高有亭曰青雲自

昔守臣與其僚佐賓客休暇之次則必游目騁懷於其上或記或詠者多矣而辭多不傳國朝仍改至元之二年監郡中順大夫塔不台侯出俸金帥僚屬與凡好事有力者更新之以予昔嘗得一至於斯亭也故求文以爲記按郡城之中地高而可覽觀可名者三若五峯之堂則在郡治吏舍環屬弁樹翳塞不足以周眺望擬峴之臺可以遠眺望矣而負託城壁出於人爲於奇勝爲未足焉隱然高據總會遠邇若挈裘而得其領焉者莫斯亭若也吾之有人民社稷之寄者從容治下而來至於斯也凡其目力之所及皆其心思之所至也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北瞻闕廷如日斯近凡所以竭力以事其上者罔敢不盡其心焉俯而視之閼阜之起伏闊闊之生聚休養保息寧有所未盡者乎愁歎憂苦寧有所未極者乎出令行事寧有所未盡善者乎環而觀之名山靈阜鬱

平蒼蒼能出神明以去菑害者吾理之得其道乎流水之行可以治溝洫而備水旱通舟楫以足貨殖田疇之廣袤阡陌之羅絡因荒易以察其勤怠時主成以驗其豐凶者吾之賦稅力役之征有以公其勸懲者乎見之則必有所思思之則必有所處之道矣然則仕於斯邦而來斯亭者休休焉俯仰無愧於吾民然後得遂一日之樂者不亦難乎安得不爲之書以待來者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八

歸田集十二

雍虞集伯生

記 大本堂記

宜春黃孟字子中早嘗從臨川吳公遊往來者數年歸而題其讀書脩學之舍曰大本堂其後得增公門有卒業之意而公去世已五年矣公之遺書緒言經手定者皆可考信而其門人子孫實所親聞者又可問而辨之以自致其學顧來求予爲之記而不知予之不足以知此也噫使及公之存因斯堂也得一言以惠幸後學豈不善哉嗟何及矣而使予執筆焉其何以言之哉昔者朱子受學於延平先生先生嘗以其從豫章得之者而語之曰但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爲如何竊嘗由是思之所謂未發者豈非吾不睹不聞之

時乎所謂靜者豈非戒慎恐懼之至無所倚著之時若夫氣象之說亦云危坐澄心而天理自見云耳非必有模擬想像者也其師友間各口之言傳諸學者宜無可疑者嗟夫人之受命於天與血氣俱稟而生其爲性本靜也知識生而情欲作接於物而動者紛至疊起互爲應感反覆相因於無窮雖夢寐休佚之頃其憧憧者未嘗小止而定也是以一往而不復倒行逆施謬迷顛沛以終其身而莫知反其本原者多矣彼爲佛老亦或知此以爲憂乃爲絕物壁立以自勝或爲專壹內守以自固其堅苦百倍則有之雖或梯禪之有秋然欲其立人極以贊化育則迦聖賢之學爲大不侔矣今夫天道之行也必有歛肅以啟發生之機人之爲學何可無所涵養以爲動而泛應之地乎苟自始及終無一息之靜則隱微之間動機之發亦何以察其辨而致其力況於風靡瀾倒潰胥衝

突而後從而制之將何及乎吾是以深感夫延平之言而竊以爲大本之立庶由乎是而區區言語文字之求宜未有切於此者矣若夫其後朱子之門人或傳其師說以爲考諸聖賢之言進脩之實尚有可言者則在後學又有以究極之吾聞子中之居是堂也以高潔自克好靜坐故以所聞告之以爲之記

時中堂後記

皮以亨氏故南雄使君之次子今平江州判官昭德之弟也嘗築別室里第之南數十步堂成求名於故翰林學士吳公乃題其堂曰時中又爲之辭焉後數年以亨氏歿又數年堂燬而辭亦亡其子霖慨然思先人之遺意乃更卜構堂仍其舊名而吳公之辭不可得矣其兄榮爲訪諸吳氏門人子弟亦未之有獲也而請予以意申之予曰時中之義大矣昔者

吳子之言必有以大啓夫學著之心而使之有用力之地矣
集何足以言之雖然達乃事甥也試相與私講之夫君子小
人對待者出於君子則入於小人矣出於小人則入於君子
矣介然幾微之辨其當致察也嚴矣時中之中吾不敢易言
之然吾所知者君子之時中既爲中庸小人之無忌憚爲反
中庸則知無忌憚者時中之反也時中未易至也而忌憚無
已憚吾可以用力矣忌則知所畏而不作無所忌則肆而無
所不爲矣憚者知所惡而不行無憚則妄行而無所不至矣
此君子小人之辨也昔先儒嘗以靜教人其後曰莫如待敬
敵之說要矣其後又以爲莫切於畏之一字蓋其愈思而愈
精愈近而愈切者如此且中庸之道在乎戒慎恐懼求時中
者合此而奚適哉吾徒言其求之之道如此耳使歸以語其
弟若復得吳子之言使集與聞而從事焉固所願也

思本堂記

宜春黃元瑜氏好古博雅取所藏三代秦漢以來圖書器物
居於一堂名之曰尚古故翰林學士吳公爲之記而告之曰
尚論古之人莫如易書詩春秋之爲古也元瑜之所尚孰有
加於此者乎噫今之爲元瑜言者至矣其望於元瑜之所至
者厚矣嗚呼觀其器而知其用觀其文而知其實則凡觀於
古人者皆所以成己之能也由是四方之君子深有賴於元
瑜焉後二十有餘年元瑜使來告曰某以先世之餘變出而
食土之祿歸而有家於鄉顧吾族人昆弟子孫其初本一人
之身也迺作思本之堂於居室之近聚族人之爲學者飲食
而教之又於歲時具酒饌蔬果率長幼以享乎先祖庶乎凡
吾同氣仰而望焉各思其本之同出而精神血氣之感君萬
物靈如在於斯庶有以盡吾之誠乎哉取私田五百畝之租

入別諸之以備斯堂祭與教之用而請爲之記焉然後知元瑜之真有志於尚古者矣吾聞古之爲道莫重於祭莫切於教而思本之嘗爲斯二者而舉予安得不爲之言乎夫古今一道也而時王之制有所不得行往昔之事有所不得爲志之所存有所不能自己者取其得爲者而爲之豈非善學古者歟昔者无王之制祭禮甚重且大也粢盛牲殺器皿衣服之等甚備也求於陰陽鬼神之義甚至也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則各有廟焉以妥祖宗之神靈以一子孫之心志支庶之不祭未嘗不得伸其敬於宗子之家繼稱之小宗未嘗不得專食於子孫之享而有國有家之族人幾無不祀之鬼矣後出貴爲公卿封不必有其地名爲世祿家不必有其田於是廟無所於立不得以行古之祭道宜熙以而厲其族人矣而況於士庶人之家乎先王之遺教彝倫而已矣其始教至於

德爲聖人極其至而已矣自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之家黨術之間其教一而已矣士之仕不出於其國農之耕不出於其鄉無所事乎遠外故鄉里親戚之情親友助扶持之事近至若閭巷之間其耆老日坐於里門其少壯旦出而誨之以所當爲夕入篤之以所不及則是父兄無不教其子弟者矣後世身無以爲教教不以其道或工文藝以事進取趨游末以縱利欲遺君後親之心舉出不怪不厭又何責於閭里之間乎噫苟非真知古道之可尚者其孰能知致力於斯二者乎想夫斯堂也絃歌之聲作少長有序而不紊謹豆之事陳始終有常而無間於是飲福胙而敷施之通幽明之故合疎戚之情勸酬頌祝宴樂醉飽行之有常久而無斁也前三百年宗家太史公之言曰冲和在此一枝也其殆爲善思本者發乎然而祭與教之道猶有可言者吾聞元始子弟多好學尚

有以推明其說而品節其事以佐元瑜之成能乎

誠全堂記

前上元宰臨江黃君景雲入仕于朝秩滿暫還有堂焉名之曰誠全因號源宰簡君正禮池陽教授吳君京來求予爲之記簡君爲之言曰朱子語錄有云誠是天理之實然聖人之生稟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學者則須是致力學問思辨行直是得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爲誠也即是言而觀諸聖人仲尼有云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仲尼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如此者豈瞻企思慮之所可及哉觀于聖人者觀乎天者也觀于天者觀乎聖人可也人之所以爲人其性則仁義禮智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人而不達乎天蓋盡乎斯道而已故曰聖人人倫之至

也舜之於堯周公之於文王皆聖人也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周公之東征也詩人詠之曰公孫碩膚亦寫几几君子以爲善形容周公焉蓋天理有常而事之所遇有變變雖萬端而其常也不失故於其間可以窺見聖人之萬一乎顏子之於仲尼亞聖也去聖人一間爾顏子不幸短命傳仲尼之道者曾子子思孟子也學者從事於三子之言其至不至則甚不齊然竊觀前乎此有踐而充之者其惟顏子乎仲尼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方其不違也於聖人之全軀有以異乎孟子曰顏子具軀而微周子曰孰焉復焉之謂賢蓋謂顏子也又曰聖人之體微顏子殆不可得而見乎是故天不可以意見測也聖人不可以意見知也從之末由之際則亦可見其微矣乎然則亦謂稟性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其可以易言而輕以自命

乎哉然而學者之所以爲學人之所以爲人非天非聖人則
何所事乎是故不敢以易言之亦不敢不以此爲事也蓋嘗
聞之周子曰誠無爲無善惡夫誠者理之至審何所事於爲
哉而幾之發則有善惡之分矣昔者夫子於乾之九二曰問
存其誠程子釋之曰邪之所觸則誠自存非別求誠於外而
存於此也而觸邪之道則在於動容貌整肅心慮自然生敬故
則誠存而於實理無所弋觸矣然斯言也亦在於言信行謹
之後下學入門蓋未能遽及乎此也是故張子又專以禮教
人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日用之際莫非其事而
品節之微知有未盡者矣一毫之分不盡則有一毫之闕而
不實矣然非知禮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思全章理之實者又
當致力乎此所以人倫之至非聖人莫能當之集願學而未
之能達也輒誦所聞以告三君子而記諸黃氏室壁

君子堂記

臨川李本伯宗之大父以郎史從軍治筭縣數鄉之民既而
延鄉先生孫續常甫教二子于家齋舍在蓮池上屢嘗取
周子語題之曰君子亭後其大父既歿池上之屋爲別舍
伯宗不忍忘也因取以題其所居之堂曰君子堂而求予記
之噫子之大父有陰德生理之息養和氣流行子之父愛學
於鄉先生成其鶴望之志則子之謂詩讀書脩身慎行以君
子自居則亦有自來矣夫人之爲人其類大槩有二曰君子
曰小人其與微之初則喜惡義利之辨而已爲義爲善出于
天性隨感而是猶養深者識察其端之自出知擴充之其爲
君子也孰能禦之一念之發起於血氣爲惡爲利不能容者
其微而力克治之則其漬冒衝突壅底沉溺其不可禦也又
有甚焉是人欲爲君子者不可不反己窮理而求其端也古

昔盛時聖賢迭作朝廷鄉黨學校之間外而交際內而家庭無他教也是以其時君子爲多焉聖遠言湮異端並起易書詩春秋禮樂之文孔孟之說雖具在方冊而僅存於世其學之旨固陋則不足以自奮昌狂則不能以自反天資之敏才器之高則又不屑於此而他求焉師匠不作無所贊信汗漫之求沒身無得此人心所以常昧於本初而先王之澤不被於天下此豈小故也哉昔者周子特起於千載之下上接前聖圖書之作天實假之而或者猶疑其說之別出程伯子天性之純叔子操守之正以張子之仁勇猶出入於孫吳佛老之說然後卒能歸求而得之此所謂振古之豪傑者哉是故有高明之資不肯安於凡近而過求之其能自歸如張子者幾何人哉延平李氏之言曰舉世紛紛曰學仁義陷身楊墨誰能知之竊意斯言也爲學之初稍出於自私之意岐路

之差其失大遠延平安得而不深歎之乎雖然此猶爲學道者而言也乃若淺陋之士求欺世欺人之名以竊自盡之利益志之初已與聖賢大背而馳矣而謂有志於君子者而爲之乎予與伯宗游已數年今歲留山居者踰月察其不自安於衆人之習真欲自致於君子靜而不滯進而不止有初有終庶幾無愧於斯堂者乎幾微之先岐路之差則不可以不慎也姑記其說而相與切磋琢磨以求其成焉至元戊寅三月朔記

德星堂記

世說云陳太丘詣荀朗陵使元方持杖以從既至荀氏子弟咸在侍側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五百里賢人聚坐以爲美談厥後宋文公爲建寧陳氏作聚星亭畫贊好學之士蓋傳誦焉大禧院判官陳君彦和家本蜀閬中文惠

公出家後自鄭州遷汝寧居汝寧者數世矣昔爲御史時與
予同朝有一日之雅茲乃千里貽書以相告曰我大父輔
之甫居京師咸宜坊有堂曰德星李公受益所名蓋取諸
聚星之義而松巖高公書之當是時鹿庵王公左山商公靜
軒閭公楊公從周與諸名公卿朝請之暇無日不集於斯
也今徒居賓坊東亦有堂焉仍表之曰德星亦不忘其先
也請爲記之集曰彥和之無改於堂名也可謂宜矣聚星之
應視其人焉何必古今之異也由今人而視古人則爲古人
矣若古人之自視於當時則亦謂之今也今人之自視於今
則故謂之今矣在後世而視之將不謂之古人乎是故方今
之時令聞令望如珪如璋而顥顥昂昂來集於斯者又何必
不如咸宜之君子乎且夫君子之交也以類相從吾嘗爲序
和執筆先世之遺德矣而彥和之美政又有不勝其書者今

啟所失懇意聲譽益高則其所與游之君子盖可知其人焉昔
者文惠公與弟兄以執政奉其父秦公於家弟每有客至必
擁篲垂魚以次侍立客爲之踧踖不安而起秦公謝曰此兒
子輩爾然則陳氏賓客之盛有自來矣方秦公時寔當五星
聚奎之後其在朝之君子休光盛德至于今五尺童子皆知
誦之吾故曰不可以古今而異觀也嗟夫予去國而適江湖
之外故已遠矣仰而觀之天容日華初不違於咫尺蓋嘗披
衡茅廓豐蔀而竊窺乎勾陳太微之間以來夫天津析木之
次其景光潤色煌煌煜煜亦果有如太史之占者焉則賢人
之德業衣被萬物者著矣而僕也得與草木禽魚以自樂於
麗日祥雲之下則區區之至願至幸之至足者矣

謹敘堂記

撫州府推前進士楊侯賢可爲其從孫壻龍煥來告曰吾太

和龍氏登者登故宋咸淳四年進士第仕至衡州推官其後
曰希白克其家至其子良翁則爲國朝之人矣有志於
當時不及有所施而歿而孫曰煥今年二十餘而知爲學以
自立作堂於其居之左取馬文公稱龍伯高之語以扁之曰
謹敕請得一言以進其學而成其志文公漢室名儒智慮不
私於己然戒其子孫不嫌於辨別時人耳目之所及以致輕
薄謹敕之辨何其憂之深而言之切也馬氏之子孫在當時
者尤當受言而行之百世之下龍氏之支流餘裔觀於前言
往行有裨於宗家德行之意慨然有感於中而思盡力焉可
謂之知其要乎然文公領伯高之德則曰敦厚周慎口無
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勳之不至者猶爲謹敕之士以愚
觀之果能以謹敕自勵雖以之入聖賢之域可也豈止於是
十六言者而已哉謹之爲道蓋有存養之功而教之爲言深

有戒敕之義蓋必有聞焉知其得於天者如是其大有諸已
者如是其全於是慎之於存養之初不使有一毫之偏雜戒
之於臨事之際不使有一事之差繆知是而致其謹敕之功
者爲學之要道也如大江之流而諸水皆從衆領之挈而舉
體皆順果知所以爲謹敕之道則所謂十六言者皆由義理
而出一源而無間矣而異端鄉原之流亦不得托其似是之
非以謬迷於當時也夫君子之爲學也爲敦厚而不爲刻薄
爲周慎而不爲疏鹵爲無擇言而不爲躁妄爲謙約而不爲
放肆爲節儉而不爲奢縱爲廉公有威而不爲私昵者皆必
謹敕而後能之故聖賢之學必曰由敬而入必曰戒謹恐懼
皆謹敕之事其可以爲易能乎哉嗚呼欲知謹之說乎故之
詩曰敬天之祗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朱子曰言天
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欲知敕之道乎抑之詩曰

鳳興夜寐酒掃庭內脩爾車馬弓矢戎兵朱子曰細而襄興
洒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卒之變扈無不周備無不飭也謹而
至於事天之大教而至於憂淪胥之亡反而求諸爲學之道
焉何患乎效伯高不得者乎書以復諸賢可使記諸堂壁

柏友亭記

東南多嘉樹奇材求其挺特堅緻膚質若金石甚宜於其土
恒有而不喪歷時變而不遷見用於宮室器用至美而能久
未有如柏之爲貴者也今豫章之爲木能久能大而適於用
郡以比而得名橘柚之貢專在南服斯二者非他方之所有
莫或尚之然而數年之前驟遇天堅冰甚雪之變摧折殆盡
生息僅存柏之爲植同其風氣屹然如山岳之無所動搖則
其所以受命於天托資於水土其必有獨異者乎環視境土
之近耳目所及托乎神明歲年千百皆往二首之穹山巨壑

之間不通人跡無所識察於當世乃至辱於樵牧厄於斧斤
何可勝數今有君子手植茲木於戶庭之間子孫保守而封
植之內無蚍蜉蛾子之蠹外無皮毛支末之毀垂三百年憐
然千霄本固幹頑駢峙對立凡四其朋若豫章魏亭胡氏之
家者宜乎詩人君子相與詠歌之不足也胡氏之孫棟築亭
其傍清江范德璣氏題曰柏友而遂銘之後十餘年使其壻
徐庸不遠二百里持以相視感喬木之如斯思故人之云遠
因書此以遺之庸又請范君所以稱柏友之說乃告之曰君
子於先世手澤之所存瞻望以思恭敬弗怠故宋進士龍溪
君之手植歷四傳以至于今五世矣世代變易而物非其故
胡氏能出有其家二全其柏相與爲求父亦希有者哉然則
棟也觀於斯木思其高曾祖父朝夕徘徊於其下若將見之
豈直友之云乎哉雖然昔之取友者取於其鄉取於其國取

天下取於古之人乎胡氏之家傳澤之父不失儒雅而溫厚深固有聞於其鄉仰而思之俯而脩之必有得於斯者庶幾相須以成之道乎謂之友可也然則友之之道如何觀其堅刃不拔而抑其浮游之氣觀其正直不阿以致其貞幹之德觀其老成之操而幼志不行矣觀其久固之節而遠慮不忽矣觀其立也有少敵物則必不肯隨俗而能有以及人觀其基也有適於用則必不肯暴棄而思有以濟乎當世則有取於斯柏多矣柏也之爲胡氏友又將見其子孫於方來乎進士君之先自丹陽來徙于官溪之委爲東湖進士之子所築西園在焉三世以園自命所謂小園之趣者皆以此也湖之水匯彭蠡爲大浸今胡氏之居枕之亭在居室之右多古木奇卉而獨以柏名者重先世之植也夫其地之寬厚燠澤見誅樹木人物者如此則山川之勝必有可觀者焉吾或與野人釣叟徜徉於江湖偶一至其處尚能援筆而賦之

寫韻軒記

龍興紫極告昌寫韻軒高據城表面西山之勝俯瞰長江間平民居官舍之中特爲瓊絕眺望如此者亦或有之至於秋高氣清望見上游諸郡之山若臨江之玉筍撫之華蓋寸碧天際森列戶牖此則他處之所莫及也西山神仙窟宅得道往來城府致其悵出拯俗之意而游覽無息於此蓋必有之郡人相傳唐文肅吳綵鳶二仙豈其人歟傳吳仙嘗寫韻於此軒以之得名予昔在國書之府及好事之家往往有其所寫唐韻凡見三四本皆硬黃書之紙素芳潔界畫精整結字迺麗神氣清明豈凡俗之所可能者哉要皆人間之奇玩也登斯軒而思其風采亦足以寄遐思也乎而出人塵俗之想沈溺於胸中意謂高仙幽棲者不異於已而書其遇合之事殊不經也蓋唐之才人於經藝道學有見者少徒知好爲文

辭閑暇無所用心輒想像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爲詩
章答問之意傳會以爲訖蓋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娛玩非
必真有是事謂之傳奇元稹白居易猶或爲之而況他乎遂
相傳信雖爲其道者若文吳之事亦久而莫之察良可悲夫
蓋所謂仙者形質化派神明昭融豈復有分毫世俗之念而
有可以受謫者乎昔陶隱居著真誥載李夫人少女降楊生
之事猶言玄契遇合真道不邪示有偶對之名初無弊穢之
迹從容接對禮意森嚴此一證也借曰以凡念之起見謫于
夫自當恐懼脩省一息不敢緩而可以因循衽席之燕暇以
至十年之久乎誣吳君也亦已甚矣而使庸人孺子無所知
識更得以藉口吾黨之士其可吮墨弄翰揚闌而助之波乎
因書此以遺其觀之王者余君玄谷無重貽愧於茲軒之高
明云

余氏極高明樓記

華蓋之山在崇仁上游據地勢之隆厚拔起千仞上出霄漢
日星迴旋無所障礙雲雨之興漠乎在下若有人焉凌空倒
景萬鄰日月而後足以對之浮游於塵埃之中沉溺於汗穢
之下生死不出於旦暮起滅不踰於尋丈者烏足以觀乎此
哉其山之陽有水曰珠溪余氏之族世居之不知始於何代
而未嘗有他族間之山如城郭之環流泉中出隱伏磐石委
曲淵注始達于外而居人耕田鑿井養生讀書無所外慕以
其地僻而賦薄遠去郡縣公上之供給事而退人亦無所求
乎其間也晉陶淵明所謂桃花源者依俙似之余氏之彥曰故
以自然淳厚之姿居風俗貧朴之鄉以其樂易之心保其
敦睦之族舒舒然溫溫然吾聞而悅之出以爲風氣日降情
態日趨於薄而不復可返豈有是耶故翰林學士吳公之夫

人則敬之曾老姑也故公嘗至其處及敬作樓於其居以瞻
華蓋於咫尺而命敬以極高明題之也樓成而公已去世敬
不得請一辭以表之因其族父希聖求予記之予嘗聞諸上
蔡氏曰孰能脫去凡近而遊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
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
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必如
是也而後可以造乎高明之域矣今夫小智自私而自以爲
曲見陋識而自以爲明輕標以相尚臆度以爲知則其念
慮之所興云爲之所及無非至卑至下之事擬諸高明真所
謂霄壤之間矣是故質之美者庶幾有以得之內顧於家無
甚不足之慮外視於物無甚必欲之意則其中之所存澹泊
而虛曠於入道爲近矣而又有以考夫聖賢之學踐夫古人
之跡則日趨高明而惟致其極者不自此乎秋高氣清予將

謁淳丘伯之神于山上尚能求觀子之樓誦吳公之言而記
其千載之思於此也乃若中庸之書所謂極高明者吳公之
門人弟子多能訖公之言敬審問之他日爲敬講焉是爲記

主靜齋記

監察御史前進士趙君承禧宗吉題其齋曰主靜而求予發
其意焉昔周子作太極圖其說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自疏其下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又自疏其
下曰無欲故靜周子承羣聖之絕學開示萬世之學者人之
所以學爲聖人聖人所以與天爲一者在斯而已矣蓋聞之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陰一陽互爲其根以是知動靜
相因於無窮而太極未嘗不行乎其中也故人之爲道一動
一靜相爲作用而維天之命未嘗少有間斷也周子圖說所
以明乎易也六畫之卦分上下兩体論之二五其中也陰陽

各得其所其正也以重卦而言之三四人之位也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人極立而三才之道備於我矣其中正仁義之說乎此之所謂靜者蓋言天地萬事萬變不出乎此是之謂主學者之用功抑亦考乎定與主之說乎然而未易知也未易能也切以學者之事擬之而言正而夫無欲故靜靜之一言則因人道以觀天之道最為深著夫耳目口鼻之接飲食男女之際喜怒哀樂之發人之所不能無者也而遽曰無欲豈易言哉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云者未能盡至於無也周子曰寡焉以至於無是知寡欲者學者求為無欲之漸也良之彖曰艮其背不獲其前行其庭不見其人釋者曰外物不接內欲不萌此求為無欲之道乎二程得周子之傳其教人直以敬之一字而使從事焉知主乎敬則可以到致於無欲矣自學者論之主敬則即主靜之道無疑矣

橫渠張子又以禮教人動合乎禮所以踐乎敬之實也一豪之非禮則一豪之敬失矣一事之非禮則一事之敬亡矣故主静者莫如敬敬又莫切於知禮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故切以爲學者之事必知夫禮而不可易者而後能有所定此可以見聖人之道必先有所定者乎夫主静而無欲者聖人之能事學者之極功愚何足以知之即其所聞於父師而因學不倦於萬一者如此宗吉以文學躋高科以才識歷華要常人之情固足以高視一出夸耀一時矣反而求諸身心之學以極於天人之際而取周子之至言以名其齋而常目在之此其志豈可及哉不以予之老退蒿陋而遠徵其說且夫出俗之爲學質朴者安於固陋不事猷爲靜而浮薄者以不踐聖賢之成迹不考經傳之微言罔蒙高虛蓋飾疏闊以爲

趙君有得於己方資進用又有以扶正而抑其偏焉則此齊之設其功豈小淺也哉

環翠亭記

臨川城中李氏居宅之後有竹千百竿作亭其中名之曰環翠其鄉先生孫君復常氏書程伯子所賦環翠亭詩於其上使其父兄子弟覽觀而諷詠焉元統癸酉冬予謁告歸田而召還之使還至從之入城府而病復作留居父之李氏嘗邀予至亭而不能往也後五年李氏之仲浩卿與其從子本訪予山中道斯亭之勝意欲予賦之者嗟夫古之大夫君子所謂能賦者豈必皆已作也昔人之言有慨于衷則永歌之以寄其意云爾孫君之書蓋爲得之且溫柔敦厚之教孰有加於程子之言哉然程子之詩其首章曰城居不見萬山重而臨川之爲郡城中多岡阜城南第一峯爲獨高別支曼衍而

西出其止也爲羅家之山李氏之亭在其東麓程子之所謂不見者而斯亭得之則其地似有以勝之者矣其卒章猶有暫遊遽去之歎而李氏之環翠亭乃未嘗一至焉此又何由賦之也耶雖然李氏之先有活人陰德竹之生意沛然似之李氏羣從子弟八九人皆好讀書伊吾庭戶聲若金石其秀挺玉立又庶幾似之且聞其好賓客琴書觴詠無虛日詩曰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亦有從容於倚倚之間者乎噫郡之城於此者幾四百年矣其民今數十萬家所謂園池亭榭富者或過侈而貧者不能有也至於竹樹之植久遠者或日就翦伐而方興者晝夜之所息雨露之所養亦未必遲能有此也李氏之亭本諸其先之陰德續以其子孫之讀書賓客之來於斯者尚有以識之也哉

昔在

世祖皇帝神武不殺威加四海際天盤地日月所照莫不來歸混一以來嘉惠遐域慎牧守整軍旅隨其風俗皆有以遂其生養之道察其習氣之偏而彌之使不得妄作此至元之治所以無間然也地大物衆豐稼繁息而有司寢弛於無虞而慢暴之漸興矣桂林之所統踰絕高險外薄海島幅員數千里山川襟結瘴癘時起朝廷寬其徭役簡其法令吏卒其地者秩優而俸厚蓋所以哀其遠而安其生者也而其俗之難制則固有之若所謂曰生徭曰熟徭曰撞人曰歛人之目皆強攬之標也曰谿曰洞曰源曰寨曰團曰隘之屬皆負固自保因以肆暴之所也然皆有血氣之親口體之欲苟得所養而安其所利其情狀可知也撫字以其方責厲以其義號令以其信堅甲利兵以臨之則悍然不顧勃然不遙者或

寡矣或者欺其遠弱而無告掊克殘忍之不厭是非不明而舉措顛倒以害其生以拂其性雖善良懦弱尤不免於動作况素不知教令者乎數十年來弱動弗息朝廷未嘗不思所以理之奈何執事者之弗悟非常之賞昧於黷貨之欺而用否之差徒足以敗事而興謗經事酋卒所忌者制郡縣以扼其要害置廉吏能將以叅錯其出入因其勇黠而用之官軍之脉絡貫通豪壯之心力効命陰謀無所容妄念不敢作出此而屢失良計以勞我將帥士大夫於奔走勞苦可勝追悔乎

今上皇帝即位之明年爲元統二年相臣樞府用外省之列薦以勦州萬戶之鎮撫州者濟寧章公伯顏拜鎮國上將軍廣西宣慰使兼都元帥佩金虎符以總其軍是年冬十月樞

寇以其衆起賀州富川縣之境入其縣大掠其民公整軍以出湖廣行省右永完澤帥湖廣之兵來督戰至軍而病以軍事属公公軍逼賊擊破秀峰桃溪新田野猪等寨斬首二百級繼而右丞病卒公以隨省某處萬戶某處萬戶之軍以行公親臨陣射其旗頭一人賊二人奪其寨門連破小溪徭源等寨盡克之生擒其酋唐七二十一等六十一人斬首八十級寇勢未已據其山險連引數百里大掠賀之臨賀富川亦出道之永明江華公分調諸軍攻其要害擒斬二千九百六十七級復富川縣得邊蓬寨巡檢所失印招邑民還業是年潰寇又攻平樂府之攻城靜江之陽朔三年正月公整軍捕之湖廣平章探馬赤至軍公軍破寇所據月盧等一十二村獲賊一十七人又破涼溼源得賊十一人又破大厚黃辛等一十二源擒斬一千八百九級仍改至元元年七月朵

兒只顏以湖廣叅政兼都元帥來與公會捕破靈川縣境藍田米洛等處潰徭之復聚者斬首三百級而公諭其酋潘光叔陸秀琳等來歸得戶百廿六大小九百八口歲願輸租三十餘石十月十九日擊臨桂縣慕化鄉之邊山慈洞斬首三級徭寇盡潰發其巢得僞鈔板印旗甲戈弩及所殺命官之袍笏得爲鄉導者龍表一等四十六人梟首以示斬餘寇八十餘級得脅從者男女四百三十人復其業十一月以詔書按兵而招之得義寧荔浦縣咸水等二十餘處酋潘三十等金紫等二十一源酋俸傳四藤之峯溪縣酋沈明等淳賀等處酋李百七皆詣公降計其地凡一百七十八處戶八百八十一大小男女凡二千四百餘口公引大兵屯柳州譖報賊攻賓州公引兵出象州抵來賓縣二年正月十一日寇三千餘人據北三都公遣千戶王世英往敵之未接戰公帥

屯兵萬戶忽都答兒引兵至石橋與賊遇道隘賊據險戰不得地公引軍至五里塘成陣以待賊分三隊圍官軍八千麾下射殺三人忽都答兒等射殺六人射殺突厥者旗頭一人有賊挺身奮戈出當五呂陣屯兵百戶陶庭蘭識之曰此首賊梁四也急擊之不可失官軍急擊之遂斬梁四及從之者六人賊少却保山頂下矢石以攻我軍公發火砲焚其寨軍士四面構緣以上連戰者三公手射者盡殪矢箙爲空斬首八十九級擒其尤強悍者十七人賊潰二月四日追襲至賓州得常抗官軍者十二人斬首七級得上林縣尉所失印又殺世爲徭鄉導者潘壽撞人從賊者韋明等二十六人皆梟之寇北三都之餘黨保巖洞以竄謀知其處擁草洞口焚之無得出者時暑水溢師還靜江九月公與省臣分道追寇十月十日抵慶遠知賊出海北之境引兵出橫州至欽之靈璧與省

陸之軍會攻賊賊潰又分八軍出永淳寧浦縣貴州擒六十一人斬首三十八級得所掠男女六十九人還其家十一月三日會省臣洪水埠渡江入慶遠大安定連擊中廓屯營蘆村洞擒其酋盧權盧闇斬首三級得所掠良民遣還其家十八日攻唐妙隱峒擒首賊唐公猛等二人唐遜等十人三年正月九日公分擊中廓洞賊乘高墜石擊官軍公遣兵出從間道上擒其酋譚公頭等七人斬首二十五級得所掠良民遣還其家鞠公頭問海北寇酋所在公頭云韋千四在北江田巖洞從其言往擊之其山千仞壁立不可上寇又礮石毒矢雨下公購軍中作飛橋直抵其巢擁車積其洞口乘風爇之韋千四棄其衆走捕得之其洞火數日乃絕委積家屬殲焉又與省臣分擊上下廓蘇村浦村等寨日有斬獲道險糧運不得至採野菜以食與省臣引兵來賓州二月十一日有

詔亦以江西行省某官統某處萬戶兵平章忽都魯迷失海牙總之湖廣之兵平章某總之兵既合兩平章議擇勝兵二千萬戶三人以屬公公引兵擊古野古晚杏洞擒八人斬首三十五級行次賓州遷江縣得古杳之餘黨十一人戮之督州倅張宜子擒寇海北之餘黨潘千五等三十九人斬首二級三月五日擒古杳餘黨之酋梁七等二十一人初九日慶遠民陳中達詣軍門言柳州皂領李全甫子姪僭稱王號執我萬戶哈刺不花殺千戶乃蠻方流劫鄉村燒毀倉庫累降復叛投充屯撞窺伺兵機聞兩省合兵彼懼而逃去未易可得禍未已也公素知李之橫如民言督千戶蔣元鳳誘之出設伏擒之并李萬盛薛包弟又遣萬戶劉其與答刺罕及願自効之軍分捕其黨擒一百二十六人斬首三十二級十三日還與兩平章會擊石山上錦黃峽水確滑石等寨擒一百

三十一年斬首七十四級公與平章議留兵守要害而息大軍於嶺外公之威聲父著封部藉以少安矣公之同爲帥者某人某人相繼或除或代數年之間日夕軍務之勞則惟公而已行省以公功言于朝者凡幾章省臣列奏公功天子爲遣使賜對衣尚尊以勞之所奏立功者大小凡幾人命官有差仍命其子安因佩金虎符襲廩州萬戶鎮撫州行御史臺用監察御史伯顏甄囊加瓦等本道憲使郭某副使某僉事某其上公實蹟凡幾章達于朝而朝廷信之所

部宜之辟言諸嬰兒飢飽疾病未可以去其父母是以勉留之障今怙以作亂者形勢之所繫也以蠻夷攻蠻夷古之道也藉撞人以制盜撞強而敗假融欵以制撞欵盛則又助叛者此方略之所以存乎其人也官兵至則寇散匿漲源侵則乘

險出不測此又天時之所致者也公於其所經行一水一石之委折無不密識之歸轅以延見四方之士無日暮皆得通謁無小大貴賤皆得以輸其情厚薄往來曲盡其善足以鑑公則拳拳於被掠脅從之人而護之歸軍簿論功勢賄交患一失其當衆心解焉公則屹然不移惟是之用所部歲當遷補擬注者常數百人皆當其任而無所私歲用糧三十餘萬石而不徒費此皆古昔良將之能事而公優爲之是以能致勝而持久也初廣右二師老益以蒼刺罕之兵勇悍驍疾所至多克稍失其馭不無傷殘則欲請於上立部伍定爵秩嚴法令明紀律以當險要之衝焉慶遠深入南丹荒阻而延袤有罪亡命之徒潰散未絕之寇日增月益萃爲淵藪又欲置官府連營於其間以戍之使不得動作文書屢上朝廷

必將信用之爲無窮之利便者其在此矣予與公有一日之雅以予嘗忝國史也數錄其功多之目以相示集塵觀國初之位置中間之因循今日之攻守使後來有所規隨故爲作平篤記至正元年五月甲子前史官虞集記

題吳氏春暉堂記

道家之宮有曰會仙者在龍沙之上得兼而名之曰龍沙會仙宮宮之道士吳明德豫章人幼學道於西山復其宮於既燬宮有別室其幽邃謂之白雲深處明德寢其父雲卿奉其母居之謂之春暉堂真定鄉貢進士范淳旣爲之託而又求余言焉問之明德其宮蓋春秋昇閣爲隣余聞曾南豐先生曰閣之下百步爲龍沙沙之涯爲障水水之西涯橫出爲西山江西之勝處也江西之登臨無不見西山而闕獨得其正面焉閣之所見不止於西山凡龍沙漳水水涯之陸陵人家

園林之属于山者莫不見焉盡其三往游而樂之不忍去又欲奉其親以居而欲親之樂其樂也後南豐兄弟皆爲大官處常奉母以往來未必不至洪矣而獨眷眷於龍沙如此而卒不能使其親之常居於此而如其願也令明德何脩而能安其親於高堂以父其親之樂乎以南豐之不能得而明德能得之此余之所深慨也則余於斯堂也能無寒泉之思乎吾聞學仙者煉氣以養神煉神以養虛餘陰不存純陽粹明熙熙然其常春也無四時之辨焉是故雨露既濡霜雪既降候衣燠涼視飲食寒暖之節不無隨時而變者矣使其親身安而心怡不知歲月之久近非學仙者殆不得此明德其有聞於其師乎是爲記至正癸未九月乙亥日虞集記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八

撫州臨汝書院復南湖記

臨川臨汝書院在郡城西二里許有匯澤曰南湖延廣數百畝受西北諸源之水霖雨不溢旱乾可灌其流南出多所灌溉而後與郡城衆流會焉蓋屬縣樂安崇仁宜黃之水皆至於郡城之南與所謂臨水汝水俱合於盱江之水而東北行去郡城殊遠雖抑之趨近卒不可得也城郭之間峯嶺聳葛地勢回薄自官府民居祠廟閭巷因其高下無有虛曠風氣隘互疏通委折則渠溝之流注而已矣足以無以宣其堙鬱去其壅底以來爽垲而至清通焉則南湖之納於郡人之休

養生息蓋有所擊焉書院雖以臨汝名實主於茲湖也考諸舊誌容其進而莫之敢埋者舊已故宋天聖中修唐故事郡置放生池時守臣太常博士朱公正辭用詔書即此湖爲放生之地其說曰使魚鳥草木各遂其性以祝人君千萬壽云是以有司謹治之盛觀善與民皆者也曾子固諸人皆嘗賦焉非直道其遊觀之美而已也及乎宋晚儒士之在庠序尚進士業而務爲祿仕學道之君子有憂之是以常平使者都昌馬公去疾即湖爲堂率學者以從事卒爲已之學書堂祠朱文公而尊信服行其說焉而茲湖也遂爲風雲詠歸之地郡人士耆艾童冠之至於斯也相觀而善是以徵菴程君以考亭之學從郡守部使者之請來爲之師游其門而甚知名者故司徒楚國程文憲公鉅夫故翰林學士吳文正公登其入也蓋書院始於淳祐戊申未二十年而內附國朝崇尚

學校建官立師士之效學於斯者無敢慢焉又數十年而執事者弗虔浸爲旁近堙塹利焉飛魚躍之高深溷以汙乘之交易川詠雲飛之間適限以畦町之縱橫吏民失及時之樂士子輿茅塞之歎彼獨何心哉吾聞古之爲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上有阡陌下有溝洫夫豈不知千畝之土溝洫之浸皆可稼穡乎然而聖賢之相承謹修其制而不敢盡者所以爲天道地利之當然而不可易不然何待於後之盡利者之輕廢者乎此又君子之所當究心者矣是以仕於斯者豈無慨然欲復其舊寧蓋曰力有所不及者而已至正辛巳蜀人王君堅孫來爲照磨覽其舊跡而歎焉愛蓮之名徒在而中通外直者何見枕流之扁雖存而有源之活水何注語諸其寮知事夾谷立以告監郡倅貳請按圖籍之舊而復之莫不稱善是時山長張震盡力職事租入無弊廩膳有常自

禮殿講堂門廡齋舍久壞而弗修者悉致其力而新完之士
田之父侵於人者理而復之方委曲咨勸以承王君之志而
幕老毫人趙君雷澤寔來克合其志按得其實即備徒役具
畚鍤除損壤完隄防沛然而清流集淵然而止水停生植爲
之光輝飛動爲之欣悅而郡將虔州萬戶邢侯惟明始作漱
石之亭以爲之勸而放生風雩枕流皆如其舊自始役至於
成功朝夕程督者錄事同達魯花赤和尚與震也旣而太守
洛陽楊公益始下車登斯堂也觀斯湖也顧而喜曰天將使
吾民沐浴聖化而蘇息其煩勞乎春水方新秋潦旣盡予得
以與文武吏士酌芳泉以胥慶詠太平於無涯有不至於斯
者乎郡幕二君皆歷仕憲府而至是以得時錯之宜者以予
旣老而僑於斯土也命震率其訓導虞登而以其府公之命
來求爲記云

撫州路重修東嶽廟記

古者諸侯祀其封內山川蓋其形體之載神氣之通有感應
之道焉而方社之制牲幣之數品節之宜致敬盡礼以行其
秩祀不可加不可誣也今郡守受社稷人民之寄與封國無
異也得祀其山川春秋報有水旱疵癘則禱之揆之有其
義接之有其道神人之間豈有間哉撫州有東嶽之廟其來
父矣邈乎南邦而泰山之雲蓋有瞻望而弗及者而精神流
通何所不至則立廟貌焉腥血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又從而
新美之其出於憂民之意乎夫天地一生物之心而已分四
方而論之東則主生穀也者地之高而山之尊者也推其盛
而及之是以有此乎廟舊記曰子城之東有高阜林木蒼異
時見人用弗寧廟始作焉以勝之也古之聖王鑄鼎象物使
民入山林不逢不若則此祠之立其亦可哉臨川之俗衢巷

鬼神之祠與民居相雜大夫君子宜有以大正之是以存其
可者以示其不可者則亦可矣至正二年二月監郡曲薛捏
同知郡事亦憐真治中周德林判官張克明推官于公說李
德芳以時有事於廟而屋室圯壞於揭處爲弗稱五月洛陽
楊侯益來守是邦同寅協和郡以無事於是郡經歷趙雷譯
知事夾谷照磨王堅孫相與言曰人心之所向神明之所
萃也斯廟也其有庇民之功乎民以爲可以庇已而有司弗
加葺則非郡人之意也上謀於府公而府公從之下暴於閭
里之民而民應之三君者各出月俸以爲之先城居之有力
者爭相施與屬邑之人聞之率其賦以助郡錄事之長曰和
尚居近于廟有幹材以是役屬之出納必謹朝夕必勤材必
美工必良未朞月而告備上棟下宇故弊咸革丹青黯晦一
变炳耀像肖之設綈威惠效容當其狀禍福驚動稽首畏服

牲哉醴幣遠近狎至其民以爲爲政者之撫已如此噫嗚明
一理也礼樂具於此休咎徵於彼受斯民而牧之其可以苟
乎哉明年十月己未聖天子見帝于郊升配

太祖 詔書宣布恩澤滂沛山川神明之祀居其一焉郡守
以下稽祀典具牲殺器皿冠服執事僕吏咸在升降俯仰衆
樂並作迎休尊和以稱明詔千里之內耄倪感嘆而言曰
幸哉先事而廟成不然其何以谷今日之盛哉時和歲豐
安土樂業仰奉廟宇奉公上之供上以知帝力之我加次
東遊匡廬道過郡趙君以爲言至西山之麓又使人速之故
爲之書是歲之十二月三日也

趙氏義齋記

愚聞君子之爲義也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則爲之盡乎已

而已矣無所與乎外也蓋其大原本乎秉彝之實隨感而見其端焉知其爲義也則擴而充之而究極其至豈曰假之而非有襲之以爲名者哉是故察之於至微辨之精而不爲客氣之雜也決之以至健行之力而不撓於外物之誘也以之事夫以之事親其原同也以之事君以之悌兄其分明也行之於閨門而妻子化之施之諸昆弟而家庭和之以之治人而人無不通以之理物而物無不順如此者其爲義之極功平其子卒於一事之末者辟諸溝汙不出於有原則不日而竭矣是以君子貴平知本也毫之君子有居溧水之上者曰趙君明之扁其居曰義齋其齋居也致諸義者固已詳且密哉蓋聞明之夙夜其親也有二弟焉長者方暮歲幼者猶襁褓凡所懷其幼而待其長望其壯而勗其成無所不用其至焉及其授室也其夫人經營有方率循無怠憊惠而習札親

戚善之君子美之既而分田與二弟二弟者辭不肯受涕泣而言曰微伯氏無以至今日何忍別蓄私有乎明之曰此先入之業也受而耕之以奉公上之供以長子老孫則先君之志也其勿辭二弟者固讓而不可得則各以百畝爲伯氏壽明之曰吾亦不敢過爲虛文無以成吾弟辭讓之志別爲之儲以待日也一家之間忠厚友弟之風有如此者不亦善夫歲侵明之出其餘以給不足飢者與之以食病者扶之以藥殮者送之以藏孤貧不能嫁娶者有以助其成閨爭不能平使者喻之以理而化年且五十以行義湖臺府郡國累辟交薦今欣二然樂甚壽康或曰此其行義之効云明之之子雷澤長皋府於臨川及門者以予所聞而問之曰信則又曰義之

爲義也大矣安得一言以爲吾觀院之乃爲之言曰仁義礼
知之爲德行之人倫日用之間而已矣自道學不明以憂人
之憂急人之急排難解紛忘已循物以爲義者蓋不知此道
也明之自壯至老垂數十年其見諸家庭者如此豈以外爲
義者乎今夫隱居以行義明之既得之矣推之以及人使無
一事之不合其宜無一物而不當其義則有待於後之人學
以優仕者乎

浩然樓記

臨川郡嘉長趙君師舜爲其表兄周世珍伯仲求予記其所
謂浩然樓者予父而未有以爲言也而其請至於五六而不
倦師舜於其中表弔兄思所以激昂而發揮之其情不亦厚
乎乃爲之言曰求之書傳得孟子之言浩然者一其一則將
去齊而謂其歸志之言也其一則爲問弟子言立義其氣而

至於浩然者也世珍兄弟方盛年未爲祿仕也未有遠遊也
其不出於歸志必矣昔其先君從宦於閩早歸平鍾阜勾曲
之麓豈識其先志則予嘗已書諸其墓矣今夫海內宴安金
陵爲東南之勝才智之士懷藝抱器而待用焉則登高望遠
俯仰今古論說形勢成敗之蹟人物臧否之異四方游士爲
之賓客浮大白以迎長風發長歌以送皓月而世之所謂浩
然有如此者豈不去流俗千百十一哉然予觀子之樓有浩
然之題而竊有繫於予衷者矣始予之壯也父名之師教之
名之曰集而字之曰生蓋孟子之言曰是氣也是集義所生
非義襲而取之也義也者萬事萬物之當而無有不善者也
集之者辨於善惡義利之幾慎諸應事接物之際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不敢有一時之間也幼而學之壯而行之不敢有
一事之失也於是退自省焉醉醉禹禹無有不中反求諸心

無所虧欠故曰非義襲而取之也及其父也庶幾所謂浩然者生焉嗟夫僕之愚陋不敏奉遺訓于茲五十有餘年載二
歲二而未有充乎父師之意是以覩斯樓之名而重有慨焉夫將有告於人不以其素所尊信而親切者告之則於予心有所未盡也或以爲迂闊於事亦所不辭矣是爲記

環碧樓記

古之爲民者士最貴次莫重於務農士君子竭力躬稼以奉其親則務農之事諂詩讀書以脩己而治人則士之事舍此無所用其力焉此古人之道而後賢莫之能違者卒布衣草帶而居者不足於奉養則文史之業或有所不暇畎畝之外掇拾錙銖撻刻撫智生息可以饑足而君子之行廉然此賢哲之所憂而近世之往二陷溺者吾從文之夫周維翰獨不然謹禮義之大閑脩愛敬之恒節以事其父母兄長以育其

妻子斯可謂之士矣而屋廬之外皆田園池沼治生之具取給於是穀粟綵帛飲食服用無不齊無巧取人之供無缺鄰里之好無間所謂士之農者其庶幾乎至順庚午鄉里告饑人不安其居維翰仰事俯育麻蕡遺失齊饑振之樂施不倦猶能稍存餘力成樓居以奉親讀書名之曰環碧余予爲記之又不暇執筆問其所以命名則曰其樓處平曠之野四外奇峯秀麗皆在几席而黃山之水紆徐而折十四五里環注樓之前後是以名也予乃爲之言曰爲學治生之道貴精敏而不貴急迫尚寬衍而不取渙慢登斯樓也觀乎山水之勝可以成其業焉近世縉紳先生有云一事不偏廢爲傳家之永圖其在此時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八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九

歸田藁十三

雍虞集伯生

說

海樵說

幹君克莊謂余曰人樵於山我樵於海山有木樵則取之海無木而我樵之者俟於海濱有浮槎斷梗至乎吾前者取之不至乎吾前者吾漠然與之相忘也故自命曰海樵子素知我願申其說以示乎人焉予乃爲之言曰自生民以熟食爲養而樵之功爲大皆不可一日而缺者也易之象木巽火爲鼎鼎者烹飪之器風自火出爲家人風亦木也有木以傳火而爨炊焉則可聚人以爲家蓋言木不可以熟食非樵不可以得木云耳木出地而高升因山而漸進其生不可禦也故不勝用焉其浮于澤者則爲舟舟則成器而不可毀者也

木在山下曰蠹蠶壞也取其材不可以他用薪之可也下於澤則過而見滅也海澤之大者也子欲於此而求一日不可無之物於不可必得之地不幾於迂乎雖然請試言之黍稷稻粱生乎田疇而農夫或不得於一食犀象珠玉不生於中國而府藏充斥焉然則有者未必皆得無者未必不可得也是故君子以爲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無妄意於期必而任運於自然則樵於海庸何傷乎是故已之所當得者已不可以去之人不可以奪之其不可以得者竭其思慮盡其智力終不足以得之其有盡心力而得之者亦得其所當得者而已君子知之是以其心休休如也然而衆人得其所得足以給已而已君子而得其得天下後出莫不賴焉天地生一時之材以足一時之用生一時之人以成天地之功時未至而強於有爲則扞格勉強而無以成其能時至而不能有所爲則

負天地之托缺生民之望則亦何取於有得哉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其傳曰君子藏器於身以待時也子立乎浩蕩之虛茫洋之表不可必得者忽然而得之指窮於爲薪而已乎大烹以養賢推之使天下皆得其養孰非樵之事乎是爲海樵說

孟宗魯子說

昔周公封於魯周禮盡在焉同姓之國宗之見諸傳者滕文公謂宗國魯先君是也仲尼生於魯其周游於天下而反魯刪詩定書係周易作春秋天學者宗之於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傳盡在於是然則豈唯當時同姓之國宗之天下蓋莫不宗之豈唯天下學者宗之亘萬世之人莫不宗之噫天下萬世宗之而莫能繼其宗韓子曰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其言出於卓見而萬世不易者也蓋仲

尼之學唯顏氏曾氏得之顏氏先仲尼歿曾氏再傳而得孟子儻諸天子諸侯之族則百世不遷之宗在是矣是故天下萬世皆宗魯而承周公仲尼之宗者惟孟子足以當之前進士變理溥化爲余言鄒人孟君道源魯公族孟孫之後孟子之裔孫也其字曰宗魯年四十餘魁梧奇偉氣稟忠梗不肯自安於流俗觀其置名立字之意所負蓋不苟也爲求宗魯之說焉故予得以陳其說如此然而所說者孟氏所以得周公仲尼之宗天下後世所以仰瞻乎魯而共宗者未及謂道源言也今請申言之孟氏之學在於辨義利求放心集義養氣伊洛之承其宗者其言具在方冊歸求而致其力焉則真爲能宗魯者矣

平心說

呈澄叔時之丹士也求書平心二字既從而書之而又求爲

之說以余所聞心之本體虛靈不昧無平無不平者其有待於平者血氣之知覺也然人能湛其氣之本使其發不得有所放軼縱肆以安行其當然則平心亦可言也亦治身之要也陳太丘所謂平心率物亦謂平其氣耳醫家亦謂心不受病故無真心病其病者心包絡耳真心病則死矣此言良足以相發明也澄叔有丹術請申問焉所謂方貞徑于混而相拘先天地生巍巍尊高者何所礙象平所謂原本隱明內照形體者何事乎所謂上下兩弦卯酉沐浴牘平之謂乎

新喻蕭淮仲丈字說

蕭淮取淮沂其父之名字仲乂其從父適之求予爲之說無以爲說也然予北游嘗過江淮之間廣斥何啻千里海濱魚鹽之利足備國用汙澤之儲衍隰之接採拾漁弋足以爲食歲有漲淤之積無待於冀蓋沃土也而民力地利殊未盡漢

以來屯田之舊雖稍貴以贍軍事其在民間者鹵莽甚矣麥苗之地一鋤而種之明年晴雨如期則很戾可以及衆不捍水勢則束手待弊散去而已其敝在於無溝洫以時蓄泄無隄防以衛衝冒昧之不深耨之不易是以北不如齊魯桑蚕之饒南不及吳楚初稻之富殊地之罪也予於是有所感於取义之說焉予欲淮之觀乎淮之爲地而致其治之之功也蕭氏正肅公世家七八世二百餘年族姓相望文物不墜淮之所因藉如其爲地之廣厚矣若養之資如其產物之博矣詩書文藝之學其溝洫也父兄師友之教其隄防也至深畎易耨發斂以時則在子矣嘉穀之有秋皆自又始是爲仲尼說

劉瓊彥溫字說

太和劉彥溫名瓊溫玉之德也故以爲字而求予申其義焉

予昔年在京師聞極西之國有獻其玉于朝者使玉工視之還報曰此真玉也縕之以繡火辨能焦浸之寒泉冬不能冰則其真也不然則石之似而已矣君子曰工之言奇而未知尚德之說也石之似王者不曰白乎光芒之璀璨圭角之廉厲非所謂白也不曰堅乎頑確而不化琢磨無所施非所謂堅也詩曰溫其如玉溫也者豈非玉德之盛者乎是故以之而礼神則爲圭爲璧爲琮爲琥爲瑩爲墮爲瑚璉爲鼎彝則不足以爲用铿殺而闇抑則不足以爲聲是以溫之爲貴君子服之爲弁爲旒爲環爲玦其用莫貴焉其輕浮而虛躁也善學者取則焉動不敢有躁妄也言不敢有勿忽也氣不敢有忿暴也聲不敢礲激也退而自治其心如臨師保必有懲窒惟恐其放佚顛倒至於不火而熱不冰而寒則安平其危矣是以溫之言其真玉也哉

鄧漢傑改漢宗字說

臨川吳先生曰鄧顯宗吏郡縣百十月遇事別可否重然諾敏恥而守法慎行而敬身卓然完美未嘗望一事之責自國朝設科取士已入官者或不自廉慎趨學出態名敗身辱萬一幸不敗君子之耻多矣是皆有愧於顯宗者也先生既歿予嘗識其書後以勉之大人君子之相許如是子之來日方長仕途方開升十倍千倍加勉焉不可也然顯宗二字同漢明帝廟號自此至至今有襲用之者殆不可以爲名也且其字曰漢傑於君子歉然不自足之意不亦缺乎宜更曰宗顯字漢淳夫顯者光明盛大之極也內必有其實而後外有其光故曰雋實而光輝也先正司馬文正公其名從火從人而字曰寶朱文公其名從喜從火而字曰晦先哲之所爲如此其可不則而効之乎顏何人哉晞之則是勿謂擬非其倫後

學者必効先覺之所爲固其務矣然則子欲子之宗必顯乎鄧宗之顯莫顯於漢大司馬高密侯子之遠祖宗家大人也史臣論其所以致勳名若是其盛者本於內行淳備淳有厚而不羨之義焉備有周而無缺之義焉而該之內行者蓋當反而內求無所事乎外者臨川先生許之也重則教之也深必於宗家之學致力於內行澆風薄俗將爲之移天之報之者豈特爵祿之頭而已哉以淳得顯其理灼然無疑矣宗顯舊名在仕牒選補之日以是言諸官府而更之若以淳之字爲可朋友自此祝而助之可也

趙孟昌以順字說

浚儀趙孟昌以順其父命其名與字父矣他日請爲之說焉順德者昌其有取於二老董文之言乎吾聞順其德也昌其德也德進則效斯進矣乃爲說順之義云順也者子道也傳

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而順之爲道非直阿徇曲從之謂也順乎理而無違斯可以爲順已故又曰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實也無妄也人之所以事天者此也子之所以事親者此也是故不順乎理者皆妄也所謂理者何也仁義禮智之所以爲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所以爲倫者也不聞良師友之言則無以開其端而啓其識不得於聖經賢傳之旨則無以致其力而造其成是故明乎理而無敢違之無敢違之者所以爲順也無違則無妄矣無違無妄則德之所以安有不昌大者乎記禮者曰嚴威嚴恪非所以事親先儒謂有許者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此又所以行乎順之節也其要在於順乎理則無所不順矣以者能左右之謂也夫如是故可謂之以順于今清門可不務乎

趙孟誠以信字誠

後儀趙孟誠以信其父亦名而字之父矣他日亦求其字之說焉誠難言也而信亦未易言也周子曰誠五常之本而信則五常之一焉夫誠者惟天惟聖人能盡之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天與聖人之所以爲誠者如此然而一言有一言之誠一事有一事之誠學者可以致力焉子思孟子之相傳曰誠之曰思誠皆人之所以希乎天也古之爲學者學此而已而世之不講者多矣而姻親之間有以此命其子者予安得不爲畧曰之乎夫信也者先儒以實釋之傳所謂主忠信所謂言忠信皆求誠之之方也孟子所謂有諸己之謂信而漆雕開之答孔子曰吾斯之未能信此皆學者用力於此而反求諸己而有以知其至不至者也是故誠難言也而知以信者其亦善學者乎昔先正君子有教其門人以誠者學者請曰誠自何入曰自不妄語入

此雖未爲論誠之究極而不妄語則以信之一端也以信之道自不妄語推之察之於方動之幾謹之以行事之際而皆求其所謂不妄者焉則庶幾矣

易晉用昭說

易晉字用昭蓋取周易晉傳之辭所謂自昭明德者也其父景原甫求予爲之說予嘗聞之心之本體虛靈不昧未有不明者也然而人品不齊則其爲明者不無大小通塞之異矣所以塞而小也故善爲學者求爲通者大者而不願爲塞者小者庶乎其必然之明無有不盡者矣是故能盡其明者然後能用其明不能盡其明者則不能用其明矣其善用者出於大公至正則謂之明所以用之者如天地之大日月之照矣不善用者用之於私意小志則其所用者察察耳非明也

譬諸舉管以窺天鑿牖以爲室其爲用也亦狹矣况乎察之愈失而明愈昏者乎是故欲知夫此者學而辨之可也試嘗即其知覺之動而求之原夫性命之正者擴而充之則聖賢之明可得而用矣其出於形氣之私者則克而治之然後無所事乎考索而所謂私意小智者亦不復行乎其間矣且晉之爲象自之出乎地上而用乎明之時也亦知夫有不用其明之時乎不用其明者日在地中之時也非無明也不用其明也必有靜也而後有以啓其動必有晦也而後可以生其明晉也果欲用其昭乎勿表暴勿浮躁勿淺露沈潛乎不睹不聞之地謹畏乎閭室屋漏之中有以存養之夕篤實之自此而用其明何可禦哉雖然難矣未易言也未易能也予姑誦所聞有志於昭昭者試以此求之

至善者極粹精純美以爲言者也維天之命人受以生有不可以名物而擬諸形容則贊而稱之謂之至善其言止於至善者如曰人而能盡天之道則極其至而無所他之者也斯善也非與惡對待而分別甚是非大小消長進退而有福祥殃禍之徵也學聖賢者其自治也至乎此而盡其極施諸凡民者其治之也亦必至乎此而盡其極以學聖賢者而視凡民則不一矣然而皆欲其止於至善者其原諸天者一本得諸已者均有是以必可同至乎極而無疑也易傳原幼子元名明德而字之曰至善後改名升而字弗改景原求至善之說焉或曰以至善字其幼子不以泰乎噫學聖賢者猶以此而望諸凡民爲人父者豈可不以此而望諸其子乎雖然無孔子之教則己之德不知所以明無堯舜之治則民之德不可得而新求所以明之新之若且不可得何以止於至善乎

曾子所傳之經半五百年而程子表之以授學者朱子晦庵師說折衷補正定錄以爲成言家傳而人誦之矣况吾鄉大儒縉紳先生發揮尤切其去世未遠緒言之存有可質問而從事焉愚不敢以一言槩之也

書

答方仲約論春秋書

新春得歲晚所惠書審覆候清勝深用欵懌余兄每歸必誦閣下所以爲教者精神振躍自謂得之麟經之學遂爾西行甚感其喜但喻及學春秋之說似專主進取而不及窮經爲已之意區區未之敢知也春秋聖人手筆所謂性命之書彼泥胡傳以爲能舍四傳以爲高者此其人且不知學烏取以語春秋耶朝廷設科取士正求實學令徒以施平日之談論固已昧所謂經學乃用之場屋又別爲一說不亦末之又

末者乎科舉定制雖嘗舉四傳之自然有真學者即所出題據四傳之言辨其是非與聖人之意合與不合以已所得而折中之以見其所學豈斯明有司願得復於上者哉大抵區區之意切先要知聖人旨意得其說者可以指諸行事而無疑應舉之時直以所學言之有司識不識科舉得不得則付之義命庶不愧春秋之萬一也託斯文之契甚深又辱下問不覺扯直唯故人念之更有以見教焉

呂張率性書

集今年三月始得去秋陳貳憲令嗣轉致許益之先生門人所撰行狀及其私所致幣禮以集嘗執筆國史儻諸史遷便有所序述世之以功名自任者易為言而德性道學之微微有非文史卜祝者之所能知也僕與許先生年相若而僕早忝薄祿不能如許先生山林之日長尚無一日之雅徒想像家

其風致其起敬至其門人頗見一二問其授受之要多所未解及求所著之書但畧見其詩集傳名物抄而憇陋又不足以盡知其爲學之所至也是以後巡父之發啓諸賢之書而不知其字無以達鄙見敢與率性言之昔子程子沒叔子爲行狀張子沒呂與叔爲行狀表伯子之墓者文潞公表張子之墓者呂門下也是皆大臣一言以定國是非常人之詞而呂公之言曰不敢讓知知則不敢讓也知有所未盡安得不讓乎朱子作延平先生行狀而延平墓銘未聞黃直卿李方子作朱子行狀年譜而朱子之墓銘未見豈非門人之言足以盡其師之道可傳信於後世而無待於他人之言乎今蓋之之事既見於諸門人之所序述何取於不知之瞽史也以此觀之諸名公知先生而舉之者甚衆安知無文呂其人之可求而僕非其人也禮幣一敢因率性復之而行狀所述多所未

諭數月之間嘗與友生門人細讀而詳閱終莫得其統緒之
會歸以觀其成德之始終輒亦別錄而疏其下未敢即達或
諸賢不吝賜教當縷陳以請則雖不作銘亦可辨爲學之體
要矣舊咸作臨川先生行狀一通輒此寄上狀中言有四書
叢說固略無所聞而所足成金先生之書亦未嘗見又聞柳
道傳太常已爲許先生作得文字刻本已傳如集老病山林
亦莫克見因率性得一見之甚妙師道立則善人多許先生
何可得哉嚮風不勝感慨相望千里彼此得以考德問業幸甚

荅劉桂隱書

伏承遠賜手書陳古今文學之原委千百年如指諸掌此足以見閣下不以鄉里古今而爲界限博觀乎天地宇宙之間知其有不可泯者可謂知言者之爲言也然引喻過當非集

所敢當惟有皇恩閣下以英偉之氣不肯小出以徇世好卓然如靈光之在魯風雲變遷而二光不爲之蔽潢污載道而大陸不爲之昏孰霜降水涸而松柏後凋沙礫汰除而黃金獨耀區區蚤持不足之資以應世退而益以衰老求如公以伏生之年教授齊魯不輶何可望其萬一也所賜之書驟而讀之如雷雨既盈于源並合大江安流不見涯涘萬斛之舟寶藏充溢旌旄在前簫鼓在後賓客在列雅歌投壺浪波魚龍百態異狀形勝古迹過目如電快哉快哉是故佔畢之小子迷聾之有司固無足知之蓋不足怪也高文大冊俾叔其說不亦難乎姑述謾聞以達於大方家之側多見其不知童矣知之罪之一惟所命令嗣純厚不隨流俗恬然以隱居奉親爲樂蓋今世之所難得者集目疾之外尚無他故或得一熟手於清江之上豈不幸甚當暑治荅不能詳好伏惟鑒

念不言集頤首再拜

題跋

跋濟寧李璋所刻九經四書

承直郎松江府上海縣尹李君璋以廣東元帥宣慰王公都中書訪集於臨川山中而相告曰出家濟寧之鉅野去夫子闕里二百里而近先大父謙齋翁始就外傳時出游孔林而學焉是時干戈未寧六經板本中原絕少學者皆自抄寫以成書其後朱子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傳至北方學者傳授板本至者尚寡猶不能無事手錄及至元混一東南書頗易致而闕里無專本欲刻梓焉意將省筆札之勞以富涵咏之日未及如志年九十五而卒家君守永嘉之瑞安蓋甚欲爲之而未克就璋也從事江右憲幕辟湖闥椽得學製錦於海嘗幾滿少間請於家君願成大父之志易詩書禮先

就既以此還而春秋左氏傳及朱子四書重至江右而後克成四書板加厚字加大命子某謹繕寫不敢忽猶慮北方風高木善裂取生漆加布其四端歸諸孔廟之下俾久於模印而無壞願書其事諸經板凡若干其大父諱從道其父名某云昔漢建寧中命諸儒刊正六經去其穿鑿謬誤刻石東都大學門外一時觀視摹寫者車日數千兩甚至學者之好之也如此偉哉東魯自有李氏所刻書以應四方之來求將何愧於東都乎烏乎秦滅經籍內聖外王之道蓋以微矣賴漢儒掇拾於散亂煨燼之餘師生授受蓋千有餘年而後有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以至於朱子出聖賢之學始大復明於世若夫四書者實道統之傳入德之要學者由是而學焉則諸經可得而治矣昔在

世祖皇帝時先正許文正公得朱子四書之說於江漢先生

趙氏深潛玩味而得其旨以之致君澤民以之私淑諸人而朱氏諸書定爲國是學者尊信無敢疑貳其於天理民彝誠非小補所以繼絕學開來世文不在茲乎有得是書而誦之者庶幾盡心焉豈惟李氏之望蓋小儒先君子之意云爾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九

黃勉子助說

亹亹孟子敦助釗茂紹勵勉爾雅曰皆勉之義也子助名勉字勗其義固同矣懋哉懋哉臯陶之所以勸禹者在禹必有所勉之事亹亹文王文王之所以亹亹者亦必有文王之事矣在大聖人無待於勉而猶有懋懋亹亹之所以工而况於學者乎然而爲禹與文學者頌詩讀書而有以知其心之所存道之所傳則亦有用力之地乎子勗之冠而字也數年矣得於父兄之所屬者至矣集何以爲子勗言哉子勗用志不雜脩學不輒真有勉勉之意焉蓋勗與勉之爲言皆用力加進不已得爲足而畫於所至之地而已是故必有其事而後勉有所施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精久甚藝以造於成非勉不能輿陶冶追琢居其業以致其精久甚藝以造於成非勉不能也君子之所以勉者其在於學乎勉於學致於道之謂也先

王之時道德一而風俗同師之所傳弟子不敢易以忽之也
古之所授後人不敢輕以變之也周道既衰異說並起孔子
出而易詩書之教行至於子思已有失傳之憂是以著爲成
書傳之後出所謂建諸三王而不悖實諸鬼神而無疑者也
異端並起高妙宏遠專門訓詁之士不足以勝之於是其間
聰明近道之質非不知勉勉以爲工而所勉者不必出於天
理民彝之實又假不歸遂終其身而自以爲得之者多矣亦
可哀哉濂洛諸儒出而先聖之絕學興於是子思子所憂者
遂有所託而生民之類始知有所宗而自反於天之所與也
然傳其說者未乂君子已歎其或悖於師蓋其知或過之弊
也於是後賢解而闡之廓如已學者由是而勉之尚何他求
乎然後知子思之父兄師友誠有以命之矣大抵學者欲勉
而中輶者始不能真信聖賢之言而湯爲他說之動搖或執

於一偏之固而內無所自得之實或迷於歧路而不識其差
或父無所發明而終於自棄是以無以盡其勉之道也歟先
賢之立言蓋出其已成之學審而後言者也篤信力行必當
無差而有得矣或行有不得則反身而求之必未有不通者
然後其所勉必如射之中的車之合轍任重道遠其在於茲
乎子思姓黃氏家臨川云雍虞集書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

歸田藁十四

雍虞集伯生

題跋

跋劉資深墨庄後

清江劉氏墨庄之說具在方策著于當時傳之後世學士大夫喜稱道之及新安朱子爲靜春氏作墨庄記始有以啓學問之大原以達其期望之先志臨川吳子爲公非氏之八世孫自得兄弟作墨庄後記以農喻士因田之有上中下以喻學之品級以終朱子之言焉其所以爲墨庄者富矣而自得又欲集識其後集復何所言哉然得王良爲之御而車弗駕也終不能以適遠扁鵲爲之醫而藥弗飲焉終不足以已疾先世之言二公之記紬繹而服力焉可也請因田而申言之墨庄之興至于今三百年不待代易而耕矣高曾至于雲仍

世守之知夫地利之宜熟矣浚之以忠厚之源潤之以詩書
之澤其歲有所獲者匪今斯今矣二公猶田官然示之以未
耜之利者朱子之言也別之以嘉穀稼穡之分者吳子之言
也善爲田者將爲嘉穀乎將爲梯穡乎勉於耒耜之利乎將
不勉乎吾知其子孫之從事於斯莊也苗焉播焉其有獲也
必矣必也如二公之說得嘉穀而種之則其爲實可以衣被
生民非止一身一家之利而已

題吳先生真樂堂記後

樂發於情者也有中節不中節之分而無真僞之辨蓋雖不
中節之樂亦由其情之所感以爲樂而不待於爲爲也惟
君子以理命氣則其樂也無妄乃可謂之真矣讀吳先生爲
劉天爵作真樂堂記慨先生之不見感其言之如新故書其
後而歸諸天爵云

跋文聖傳三絕碑後

集歸耕臨川山中道至城府間故家舊族於郡人聞艾氏最
久遠願見其子孫而徵世德曰日道孫采謁見故宋郡守徐
公霖所題如松甫差銘後已著其五世矣天爵已已故翰林
學士吳公所題則八出九世矣何其盛哉明日往謝之道孫
以集升其所謂中和之堂見其五子十孫二曾孫皆循循有
禮度其居中郡前覽夷遠後櫟崇固在昔季宋顯官貴人邸
第相望今無存者而艾氏之居則曾子宣故宅也郡人推以
爲最勝更以時考之紹興艾氏以舉鄉貢在此則在子宣蓋
無幾時也道孫又言昔東偏櫻藏書萬卷內附後多遺失而
子孫不敢忘學也嗚呼此又善保其世德者乎鄙溥之夫驟
起倏仆者觀乎此亦有所感發已夫

楚國文憲公早年以功臣子入見即受

世祖皇帝知遇歷踐文字風憲清要之任時游

廟堂禪贊

國論起家東南者未能或之先也故宋之將亡士習卑陋以時文相尚病其陳腐則以奇險相尚江西尤甚識者病之初內附時公之在朝以平易正大振文風作士氣變險恠爲青天白日之舒徐易腐爛爲名山大川之浩蕩今代古文之盛實自公倡之公旣去出而使吾黨小子得以淺學未技濫奏於空乏之餘殆不勝其媿也歸來山中猶未得盡見其家集公孫之來尉崇仁也乃得公持節武昌時行部近縣親書五十日所爲詩八十九首伏而讀之至于再三不忍去手見其冲澹優遠平易近民古人作者之風其可及哉而公之爲政不大聲色以爲厲而嚴重稟高隱然大山巖々之勢又豈硜硜悻悻者之所爲哉相望織三四十年而風聲氣習邈乎遼

絕敦厚之風猶可繼耶敬書其後而歸之

書范左司事後

按胡公之敗在紹興十八年范公之請祠祠相去時不遠其父猶在至二十一年則范公丁父憂蓋不獨爲其母以身許人也其行述秦檜有辨文但領取侍從去何用兩言之語而行述乃書除兼給事中兼樞密副使則是既以從官登二府矣檜何以有此言也當時文臣少除樞密副使又不知左司便可兼給事中否檜正稱三省亦所未曉揭公史官也必有所考集未之知也

題幹羅氏世譜

集嘗待罪著廷勲臣諸侯王世家未嘗不得覽焉順德忠敵王社稷大臣勳業尤著又嘗親見而執筆記載其事其族系則未之知也其族孫燮理晉化舉進士高科有斯文之好

其仕於江右始得見其世譜如此古者衆建諸侯各有其國傳之子孫則有大小宗以聯絡其族有采地以食之疏弱者蓋鮮矣忠敵以王爵食順德實未始去朝廷父子相繼出鎮中外倚重未嘗就國而即安是以一從之孫已有因之之嘆然而物不能兩大譬之木然本固而封厚者其枝之暢達或在於彼或在於此豈有常乎

國家興王之初以幾畧著功及夫危難之間身任社稷之寄承平之餘天下無事則以文學政事顯著而繼之固其宜哉

跋雙井黃氏家譜後

豫章黃氏自金華來其族分居豐城之宛岡分寧之雙井之子孫衆多又分居筠之上高宜春之萬載萬載之族有太史文節公之從昆弟戶部郎中諱叔豹氏之七世孫曰德榮者持其譜相示集受而觀之見其終宋之世登進士第者相望

殆數十人衣冠文敵歷歷可數求諸郡乘莫或遇之集嘗見太史公家書言馬鞍山事曰冲和偶在此一支蓋古之君子既觀其本初則一人之身所分也是以宗族之間有盛大者不啻已有之忠厚之至也而豫章集中諸父昆弟子孫名字行業多可考見而太史公之孝友清節百世之士也其能保族於久遠也宜哉德榮思先世之盛而不敢輕其身惟其所在以奉承其詩書之澤江海之流始於涓涓松柏千仞起於豪末德榮其毋自卑而慎之哉

跋曹氏通濟倉記後

前代士大夫忠信而篤實於己之所當爲分之所得爲力之所可爲知之所及無不盡其心焉未必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仕有世祿民有積業以其有餘分諸親戚隣里之不及亦天理人心之常而仁人君子之事也蓋自分田制祿之法久不

如古大夫士之家農工商器兼并無藝而私財不均始相懸
絕於是君子又因時宜而推其惻隱之心以行均齊之道以
救一時之急如朱文公社倉之類是已臨川之宜黃曹工部
家替纓華遠鄉里稱之縉紳道之二百年來門戶弗墜故翰
林學士吳公彦其家甚詳益可以傳信矣又從其家外孫
李本得見其出粟米濟鄉里之實事舉族同心慮事周悉蓋
有前所謂無所爲而爲之者不見其有要譽於鄉黨隣里之
意慨思前代之君子其不可及也如此夫或曰子孫之綿遠
殆食其報理則固然而非君子之所計也已近時偶有水旱
之變朝廷不愛一官之冗以勸分於富室或者又有虛濫
以爲欺速報以自衛吾儕小人朝不謀夕將無過於淺乎

跋曾氏世譜後

南豐曾氏之族其在金溪者以故宋南安守仕于

國朝僉福建閩海提刑按察司事以奉議大夫致仕諱冲子
之孫元默命其子衍以南豐曾氏世譜示集受而讀之作而
歎曰善夫文昭公元豐七年所爲族譜叙也文昭之言曰家
傳舊世系以爲溫厚傳高士廉所撰而有不敢信者經唐末
五代之亂又有不可考者自其身追尋先集之遺至其鄉石
記鐘銘之屬得其六世之名諱猶有不能盡知者蓋盛之至
也曾氏一門若文定文肅文昭一時文敵之懿度越今古文
肅貴爲丞相自可以見其源本之深固而足以知其流裔長
久盛大矣世之人曾不知古人之意妄引名族賢者而自附
焉覬以自表而不知誣祖之罪其爲不孝甚大而其官爵年
代參錯舛誤徒貽識者之笑歎是故若文昭之志其族譜所
以爲君子之道而後世之所當師法者也且夫子孫既多支
分派別而服盡而親盡而譜有不能及者遂至如塗之人士

大夫家著譜者嘗病之而文肅公之言又曰後之續此書者
世猶既遠正載則不勝書彼此各書則可以互見此良法也
此小宗附於大宗之微意也士大夫家作譜者之所當知者
也曹氏自南豐而金谿三百年間人門並著譜無遺闕而按
察公兄弟三人在此宋時並踐華要推恩先世至於師保南
豐三君子以來金谿又其一興也集嘗觀於臨川之乘自宋
初有黃門樂侍郎晏元獻公王荊公之家樂之子孫尚多晏
亦有之而王氏之後分居金陵其後人特少南城既自爲郡
南豐又別爲州其居金溪者復爲臨川之大族何其盛哉集
嘗待罪國史歷觀國家貴戚勲臣世家承詔撰經世大典
必移文其家按其文字石刻與簡冊不謬又詢其子孫至於
故老而後謹書之正恐他日有溫高之致疑於後世乃若前
朝之故家遺族僅存於今時者集亦嘗得見其人見其譜而

讀之其不勝感慨者多矣若曾氏者其可感也夫其可敬也
夫

跋劉墨庄世家譜後

故宋臨川世家莫如樂侍郎晏王二丞相家最貴重南渡後
如橘園李侍郎青田陸先生及崇仁羅春伯樞密月湖何同
叔尚書梅亭李公父中書皆著姓而有道德行藝文學政事
卓卓有述者及他郎官鄉監以下尚多有之內附
國朝將七十年喬木故家或著或微其譜或存或不要必有
賢者出而後有以亢其宗而興之也其自外來寓者則有相
木韓氏子孫近得見譜於郡城俯仰今昔伊可懷也墨庄劉
氏自清江來金溪遂爲其邑之望諸孫叔熙能以垂二百年
之家世及其文學交游之懿輯爲二巨編何其備哉噫詩書
清門有能世其學者則可以有譽於天下而貽求於後來矣

題先丞相寨室親帖

右先丞相雍國忠肅公五月十日寨室劄子真蹟當是故宋乾道七年在相位時與洪公遵之書也按家傳是年五月丁亥後殿淮王文字次上曰洪遵近日戚事甚留意公奏云遵言建康寨屋間有木植小者若欲覆瓦湏當抽換臣昨因問李澤乃知蕪湖當塗兩寨木植甚小不能勝瓦此皆太平營下縣也故遵以爲言上曰遵朴實不欺如此適有中使自海上還言馬司人至新寨無不歎喜皆云官家愛惜士卒它日調發止過一水便可接戰免得臨時道途之勞公奏士卒却知陛下聖意朝臣喜爲紛紛之論者聞此能無愧乎上曰然劄子中有紛紛之說正與此同故知此帖與洪公無疑丁亥正其時也阜陵無一念不在復其先業丞相左右之雖微細經營內外之志相通如此尺素流傳人間而家乘所載昭合誠

之不可掩如此夫後百六十九年稼章甘璋伯昂以其家藏此帖示集集謹考其事而書之曾孫集謹書

跋朱文公先生與黃商伯書後

按此書當是先生守漳州時與南康黃君灝之書也淳熙十七年庚戌四月先生至漳州所謂至前申省自効未回者當是去年十一月改知漳州之初文字也十月地震并以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効求去又明年始去州商伯與先生論學如陰陽五行仁義禮智物格知至心喪等書具見先生所畧書先生嘗有書與商伯云所論讀易之說真無欲之說皆平正精切非一槩憑據之論且年亦過中而更閱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功於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爲者是可尚已學者凋喪古道闔閭所謂平正精切之學歷練世变而用力尤切者讀之竦然至元五年三月 日後學叢集題于臨川城中

僧舍

跋吳先生新宜誰樓詩後

至順壬申十有一月郡新作誰樓部使者郡監若守請先生觀焉先是先生以第二子京教授郡率來就養焉登樓後賦此遂出城竟歸其鄉焉嗚呼先生此詩之作至於此有不得而自己者矣昔者曾子著大學之書言脩己治人之道而中庸之書則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者也後千有餘年程子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嗚呼此豈有幾微倍謬疑惑於其間者乎陸先生王丞相於乎天地之間氣卓乎千載之豪傑殆非臨川山水所得而私者也然而臨川有如是之父兄君子也豈他郡之所可望哉吳先生徵疾之言蓋有慨於先哲之所深憂者矣明年六月先生卒嗚呼此集之所

謂至於此而不得自己於言者乎先生之門人袁明善求集書此因識其後云至元己卯七月旣望賈集書

重畫黃子中澄波堂記後

君子之所以大過於常人者以其有量也所謂量者容納萬事而不以爲據酬酢萬變而不以爲勞狃不見知而不爲之慍時見用而不爲之厭富貴利達貧賤憂戚無一足以動其心而區區簞食豆羹蜂蠻之蟻破金芝失而歟焉以動執焉而不化者又豈足以語此哉是故斗升之俸鐘之分魄無涯涘之盛一受形而不可易器之拘也而人也更天地之粹精而最靈豈無擴充之道哉是以昔之言量者喻之以江海而不足以準之以天地焉嗟夫常人而望賢人賢人而望聖人豈易至哉然而其得於天者無不同也而心之限量虛明廣大亦無不同也則君子之所自進也蓋必有其道矣故又有言

曰識進則量進量之狹劣由識之不明也識不明而謂之量者漠然於事物之應無町畦無畔岸而已豈是故又有言曰若索而得之者多窒明睿所照則廓然而大公明睿所照識之至也是以求諸聖賢之遺言涵養省察而自靖焉有以擴其心之所之則庶幾矣宜春黃氏之先以澄波名其堂余嘗爲記之其子忠子中自其少時受學於臨川先生之門蓋有聞焉於是又欲余廣澄波之義故爲之言如此乃作而歎曰昔漢東都世運否塞大往小來陽微陰盛大夫君子不勝其忿起而救之名節相先九死而不悔介特而嚴固猶愍小人之不勝也而叔度獨有汪汪之量爲世所咨嘆至以顏子目之當時諸賢信之不以爲過後之論者傳之不以爲非而畧無一事之迹可以推見於史典其爲人也何其高遠深微也哉昔者顏子簞食且羹不給於陋巷而夫子語以四代禮樂孟子

孟子曰禹稷顓頊同道此豈以其迹而論者乎惜夫叔度之生也後不得見夫子而親炙之以就其所至而論定於孔門焉嗟夫子謂回也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觀乎叔度澄不清而撓不濁也誠有如愚之意焉然而顏子之所發當時同門之士固有未盡知之者況於千載之下吾黨小子乎由此觀之叔度之所以爲量其有所不可知也夫其有所不可及也夫而其可知者孔子之於顏子始終以好率歸之率者率爲聖人者也周子曰率顏子之率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令名子中以所聞於臨川者而盡心焉澄波在其中矣

書先世手澤後

崇仁陳氏所藏我先大父知郡開國尚書郡侯手書九幅其一與主簿公其八與主簿之子校勘公先君國史參政郡公

手書二幅皆興校勘公者也校勘公之子德仁命其子宗蕃
裝爲一卷而命集識之集謹考家乘故宋嘉熙己亥之歲我
王姑歸于陳氏爲安撫公之夫人有二子湖南節推同祖江
西運屬懷祖也而主簿公則安撫公之親弟也夫人以歸陳
之明年以郊恩封安人淳祐二年壬寅以漁墅陞正郎封宜
人九年己酉安撫公沒寶祐四年丙辰尚書公解永州郡組
將適臨安道過臨川宣人率其二子迎伯舅至崇仁因得項
氏故居于邑南門之外留居焉而吾家之居崇仁自此始尚
書公居此二年有沿海制叅之命適行都景定元年庚申
國朝大兵臨鄂渚江南震懼

世祖

皇帝入登大位兵還江上稍安是歲尚書公去官來崇

仁十月宜人以疾終而運屬先一年歿矣明年尚書適行都

又明年癸亥有連州之命歲甲子咸淳改元之連山道過崇

仁小留於寓宅秋暑之書是其時也其八書則連州所遣書
中云請校勘公之女暫奉運屬香火權宜以慰存沒之情云
耳校勘之女後歸中書李公諸孫而宗蕃之仲弟宗紀爲運
屬之孫矣其欲爲校勘致一官者深知校勘公之材器可用
於世也其曰思梅先生則德仁之本生父也當是時思梅猶
未登乙丑進士第而名譽已著於時矣其曰蓮塘之居即所
得項氏宅也其相託以俸餘經營者亦可以見財用之入無
不可對人言而親戚之忠厚相信也一年乙丑尚書公薨于
連先參政護喪還葬吳郡其三書皆自吳中作也先宋旣亡
先參政歸自海上不足以適吳以至元甲申之歲復至崇
仁猶與節推校勘居今五十三年矣二公與先公先後去世
已父虞氏今五世陳氏有六世孫矣集雖無所肖似徒保遺
書以與德仁相從於澹泊之鄉百年之好庶幾無斁後之子

孫尚有致於斯文哉

跋柳誠懸墨蹟

余幼年來崇仁得柳誠懸所書嵇叔夜絕交書石本云是中書梅亭李公携歸蜀物是時余未識柳公筆法亦不知此石鑄勒之精否摹搨之工拙也後官成均與軒人曹彥禮先生同館見其所藏柳公易賦靈齊經真蹟非唯筆精墨妙嚴勁縝密神采飛動至于界畫粘綴硬黃摺練各極其工之精者矣留几格臨玩僅半歲博古好雅者以重金購諸曹氏後雖數見不能久矣歸田以來百慮消盡時憶故物了然心目之間則亦不可謂全無累於塵影者矣而謾致榮乃得絕父書墨跡與石本並卷亦云是李公蜀物也而余目障成痼略不能辨波磔點畫於茫渺之際傳曰盲者無以與乎五色之觀雖有至寶邈然不復知深爲悵惘書其後而歸之

跋山谷書蕭濟夫墓志後

古之君子其擇父也尚德生而與之游也無愧色歎而爲之言也無愧辭其山谷先生與蕭君濟父之謂欤故其所爲文章翰墨若有鬼神陰相之是以好事者雖復巧取撫亦流轉垂三十年終爲其諸孫昶所得和氏之璧不毀於秦庭鎬鉏之劍終歸于延津物理固宜然也噫蕭君之德費公之文學士大夫傳而誦之久矣故不待於盡見其其蹟而一筆一墨出於先賢之手先世之遺在子孫當藏之在他人不必固獲也然能善摹而廣之亦足以少獻好事者之心乎

跋吳廉使可堂跋後

路提學者廉使是公可堂之說先經傳論可不可者據拾幾無餘焉客有持以示僕者昔在延祐中集稿學著之緣於成均僦居京城與公同巷其舍相去甚迩親見公之事其大夫

人也是時公尚貧其旨新異之味無日不具其夫人親雖以饋太夫人未食公不敢出也諸孫幼太夫人其愛之每輶食以飼每食率先具豐膳使足徧賜而有餘隨以精饌進太夫人必悅而飽焉退而食於私室太夫人使察之見其甘食謂若與已饌無二者甚安以喜不知其實疏曠也舉家長幼安行以爲常是時集先妣已去世先公在江南日莫滴公館見其爲養如此未嘗不刻心感嘆也失事親之道安有過哉孝如曾子孟子猶曰可而已吾見公之爲養者如此而歎然猶若自以爲有未能盡者也此吾知可掌之可之實之一也公從連典東南敵大魏兩拜行自叅政以廉明數持憲節偏裨未父而其子方以時材爲顯官于朝公之駁歷中外能左右之使無顧慮云噫天之報孝子也若是乎

題李肩吾字通序

李君肩吾在魏文靖公之門有師友之道焉是以公厚其字通取其目隸楷而是止於六書又進之以學使極變化而通神明者魏公書後題字則集之從祖父戶部府君而魏公之壻也魏公慶清州七年先戶部從之學故亦與肩吾友善多所講明也今隸楷之法亦且寂寥又不能錄其文與六書合誠切用矣自叔重所錄以來二徐之言詳矣至戴侗氏六書故盛行于世凡爲六書之說頗爲要論惜乎魏公及先戶部與肩吾皆不及見之也豫章龔觀掌篆字得李氏字通而善之將刻梓以貽諸好事集以爲必盡載魏公慶公之言而後可以成李氏之美蓋前輩序言皆有關係非若近世妄求妄與以徇人情而已者也

跋宋高宗親札賜岳飛

大元故翰林承旨魏國公諡文敏趙公孟頫懷古之詩曰南

度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集欽之國史常讀其詩而
恭之以為當時遺臣志士區三海隅舊不忘其君父何敢有而
輕之之心也哉今見金陵賜岳飛親札則其奏功鄖城財所有
被受者觀親札所謂揚沂中劉鉶立功之事則紹興十七年
月也是時秦檣方定和議而飛欽然以恢復自任所向有功
飛之裨將楊再興則邦乂之子也單騎入陣幾墮兀术被殺
數十劍猶殺數千人而還一時聲勢可知矣是以鄖城之役後
而精亟罷能詔飛之師與諸將對旨以其兵南歸又
自是不復出師明年十一月繪遂殺飛父子而兀术無復侵
色井的言區二聯書雖至而中原無復餘擡矣乃知文敏之詩
其爲斯時而發也

跋朱先生書

按朱子年譜載陸先生與人帖云宋兀晦在浙東大節殊偉
効唐與正一事尤快古人之心雖士大夫議論不免紛云今
其是非已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羣疑之中此尤
可喜即書中所謂長著亦不以其力辭爲當者也又案朱子

卷葉公講書云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
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妙尔因此减去文字工夫覺得氣象甚
適又與胡季隨書云至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工泛濫不甚切
己方與一學者力加鞭約爲克己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

處此兩書皆同時所書正與葉中所謂病中絕學捐書却覺
得身心頗相收音似有少進步更題向來泛濫真是一不濟事之
語云蓋其所謂泛濫正坐文字太多所以此時進學用功實貴
至于此也然精觀其反身以求之說克己求仁之功今學者
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之說真截如此用功蓋其平日問

辨講明之說極詳至此而切已反求之功愈切是以於此稍却其文字之支離深奧矣詞說之泛濫一旦用力而其効之至速如此故樂爲朋友言之也病中絕學捐書豈是槁木死灰心如牆壁以爲功者朱子嘗歎道學問之功多草德性之意少正謂此也噫陸先生之間傳之未久當時得力者已盡而後來失其宗而後知朱子之說先傳後倦之有次第也因見揭露賢無客氣之語有慨然於予心者故爲申其說如此云

跋子昂所畫陶淵明像

陶淵明集傳于世且千年矣臨川吳幼清先生以爲其詩泊然冲澹而甘無爲者安命分也慨然感發而欲有爲者表志願也蓋以擬諸屈大夫之辭云然楚辭得朱子發明之而陶之志悟者蓋鮮又因二乎而推言張子房諸葛孔明區區之

心欲明君臣之大義於天下則同也留侯武侯事業可見而屈陶託諸空言而其心之明白天下萬古信之何其偉歟予嘗以斯言也想見四君子於千載之上恨不得爲之執御焉幼嘗游楚見屈大夫像於山澤之荒祠稱其所謂憔悴枯槁者留侯像出或傳之而畫者以太史公言其狀貌乃若婦人女子不勝其志氣方以意而彷彿之似否求可知也歸蜀見武侯像衣冠良是而年代深遠傳倣疑未必盡然江鄉之間傳寫陶公像取多往往翰墨纏弱不足以得其高風之萬一必也誦其詩讀其書迹其遺事以求之雲漢昭回庶或在是云耳臨川郡貞幕大梁郡宏父得吳興趙公子昂所寫淵明像蓋公之胸次知平淵明者既深且遠而筆力又足以達其精蘊足以使人見之可敬可慕可感可嗟而不忍忘若此乃爲之述贊云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崎嶇遐蹤遠微帝鄉莫期乘化以
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

跋張魏公與劉和州墨帖後

昔南軒先生修諸侯武侯傳以明其父之心以爲無愧辭焉
觀魏公與劉和州之書則亦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
之事按文林郎劉子厚著知州行狀云我先雖公以中書舍
人參費兼公軍事立功采石時和州獻平戎十一策及防江
利害二劄極爲先公所重即驗用之遂能徙海陵公私之舟
萬艘焚陰涉積糧三十萬金人之計失而氣沮其功蓋不細
也魏公第一書蓋指此乎前代之史大臣有勳勞于

國家凡文武才畧之士出而佐之者不能別自立傳亦率連
得書則和州之事魏公及我先公之傳皆可附見

國家列聖屢有脩宋史之請和州子孫得上其遺事以補闕

文不亦偉乎方采石之功旣立國勢畧定憲陵起魏公於責
籍委以江淮諸軍聞之首領相慶爭相効用其區區忠本朝
之心青天白日精誠之素孚於天人者焉可誣也雖李宗趙
曲之失不可掩而其功烈亦偉矣筆削者尚慎之和州之孫
新隆州學正謙出此卷相不論先契於二百年之表故謹書
以歸之

題臨川西原許氏族譜

許氏之譜因荆公之文而數百年間天下誦而知之許氏之
出德固盛矣士大夫家豈無許氏若者哉郡邑之望子孫之
傳無所遠聞者不皆有荆公之文故也然而四方之人因荆
公之文而知許氏之先不如臨川之人見許氏之子孫而有
以信乎荆公之言也士由文而顯文以人而行君子可不務
乎

跋黃思順醫說後

傳言善養民者必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不中不遠矣若思順保赤子於疾疢而數中焉不以誠求之而能若是乎孫先生郡之師表既亟稱之危太樸勤敏忠厚好學之士也又往從學焉則思順出學豈他人所可及哉

跋張方先生傳後

史臣書事惟戰功文學治迹則易書隱君子之爲德則難言也一出猶難言之况於累出乎太史公書伯夷傳載許由之塚東漢書黃叔度傳其文雖不及於司馬而能使後出擬叔度爲顏子而人信而不疑亦文章之難事張先生四世有隱德歐陽公銘其墓揭公爲之傳皆能發其幽澹以爲有志於當世而安於不用使彼沾沾自喜忘於人知得微官竊寸祿父則又以爲不足執中而求進視張氏不亦有愧乎此史書

官所以有關於世教也予友人張善式先生之從子得其家所謂讓堂之記者讀之則其退然深自抑畏通乎一族上下高曾子孫共守之則亦信其能隱矣讓不爭也不爭故能隱有爭心則不能隱矣然隱顯有時而讓在己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可不務乎尚彬者吾從玄教吳大宗師識之吳公胸量寬大而擇賢甚密彬之見知非偶然也其兄宗明爲台州儒學正予未識之因善式而知其爲善士去矣前史官雍虞其書

跋彭壽卿所藏先郡公手澤卷後

崇仁彭壽卿以童子將命故宋宗正寺簿思梅先生之門公自擢高科從臨安平江建康臨川大幕府文武吏士賓客無不納交於公者壽卿於此時治文史慎應對聞見之廣昧窮鄉陋巷草亭所能及者旣內附推擇郡吏不爲世俗刻薄佐

江西提學學校十友多稱之佐州縣廉無所取既老以歲月當赴選吏部得調官於朝極貧不能行待黃氏子孫不失門人之舊家居將十年有書數卷而已嗟夫廉吏果不可爲歟其所藏書有欽宗在金人圍中奏報太后手書數幅讀者無不感泣又有呂惠卿一書與其私黨深怨司馬溫公者讀者無不憤怒大抵意在古雅不以奇玩居貨者也此卷我先叅政雍郡公所與之書而集與亡弟嘉魚大夫之書附焉蓋其好尚猶有無所爲而爲之者然亦無益於壽卿之貧也感其敬愛不忘先君之意輒書其後而歸之

題盱江傅路手卷

盱江傅路以其從父淵道所得范君憲機書劍山王公所爲手植檜刻聖像記與公子繼學叅政所爲作大成詩六章王公之文雅重德機之書清勁皆足寶玩而叅政書清潤完

整文又宏博東郡之士未能或之先也王公遠矣德機又不可復作繼學自海上北還頗有未疾書亦不能如前矣淵道早歲脩整夢諸公間風采蘊藉與予游幾四十年始憲史爲監官路爲文送之情誼甚古有君子之風焉文字之懿其有望於方求者乎

題蘇文忠公諸帖

臨川陳氏自臨州府君以來世有名族集之祖姑笑歸臨州家法尤整肅我先祖尚書公解組永州始寓茲邑蓋繇陳氏姑爲焉依也陳氏舊多藏書更代之後散軼罕存者從表姪宗紀以此卷來示蓋其家故物而卷尾題字則臨州之子華聲先生手畢集視之爲表伯父矣此卷坡書及石湖跋皆真無疑

題何氏所藏蜀郡名公書翰

故宋尚書月湖何公從子房州史君出蜀時送行詩一大軸
其中有名從方從簡者崇慶太守從並從日者兵部郎官直
寶文閣學路安撫皆集從曾大父也我先郡公間居崇仁從
何氏得見此卷又按家集得曾大父滄江提刑府君同時所
賦手書以補之蓋先丞相與尚書公相及於朝而尚書公鎮
夔時先從曾大父嘗受其萬其契好并至此邦而然蓋二百
年于茲而先公所補一篇亦三十年矣俯仰今昔感涕然
尚書震孫元吉舉以相示留之十餘月慨念故鄉先賢嘉采
遠遠幾無知者欲自趙公彥訥以下稍爲疏其行事爵里之
一二而集目障爲阻久未能書元吉從事南康遽有行色若
識此而歸之餘俟他日也

又題

仲安之子元吉以此篇及所謂二十一焉者示集蓋二十二

篇者皆蜀先達集欲稍疏其人爵里以遺之而此馬則崇仁
之大夫士也集先大夫尚書郡侯始來崇仁而先參政郡公
內附後留此弗能去則亦樂其文献之懿云耳而人亡世遠
習俗寢失其欲集欲益求此邦前人遺事輯錄以示五黨之
小子此故在所徵也

題岳飛墨蹟

武寧湯盤藏其先世文林君軍中文書岳武穆王紹興元年
所署也文林始以太學生上書論備禦之策崎嶇之間以功
致文林之命觀此牒知文林倡忠義擊叛潰保鄉里甚直而
壯噫可以見其人心之一士氣之盛而其將又有若武穆者
宜其足立國於權敗危亡之餘也盤言武穆之死文林上書
論列遂并受害文丞相嘗題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而
張循王劉太尉所署別爲卷俯仰二百年而感慨係之矣近

年集在館中將纂脩遼金宋史館中皆以遺書上軒爲說若此者可徵尚多乎哉

題歐二公帖

右歐陽公曾公二帖審定真蹟無疑歐陽公著書所以資僚友之考訂者謙至而周悉曾公家書所以事其兄嫂者忠愛而駁驚所謂宋代之德人文學之師表也觀者因翰墨而想像其詞氣因詞氣而涵泳其德業所得不既多乎

跋黃勉所藏醴泉銘

唐人云書貴瘦硬方通神瘦近清寒清寒則氣易弱硬則堅苦堅苦則勢易危深山道人積精鍊神淳穢日去清虛日來雖頗清羸而冲和內融所以能肌膚若冰瑩綽約若處丁歐陽所以可貴也

表

謝恩表

恩頒召璫命以使華賜次上草者之無實何

皇明之下燭揆微暇以奚堪中謝伏念臣性本顓蒙幸无
僻論思獻納昔陪顧問之羣儒奔走後先願效馳驅於今日
終庶適時之器不逃過實之譏惄惄丹心每若驚恐之向日
蕭蕭白髮頓驚浦柳之先秋福過留生病隨年至尚優容其
出畫遂偃蹇以循墻二徑就荒幾安身之無地九月既啓帷
因夢以朝天已甘終老於山林敢掉復還於臺閣當冕旒之
清燕念簪復於棄遺二公明敷奏之言一川布允俞之旨重
煩駙騎遠訪羈臣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幸煥堯文聖躋湯故諱志述事奉

文母於萬年論道經邦咨師臣以百揆民物咸躋於仁壽皇

風大底於清夷並育群生不忘細物臣敢不力求藥石思致
涓埃言塞縱還何補

聖聰之達康衢有頌深知帝力之加

謝癸

大臣敷奏仍館職以賜環籞使至家錫弓壘而加錦恩寶章
介光駭里間中謝伏念臣昔事先朝徒因薄技孝雖固陋非
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代達
聖明謂帝王之制坦然同率載筆每親於黼座紬書已納於
石渠庶幾一代之言允作百王之法甫終青汗俄抱烏號歷
嗣聖之重明陪老不成之未議深慚衰謬有負使令疚疚日加
不待嚴助之請告鬼神夜間尚思賈誼之召還沾漸醉醞衣
彼文采醞酒更設遺簪載華春陽下及於菟枯勺水實虞於
盈滿茲蓋伏遇

○○○○德隆扶日功厚補天憂在進賢夙贊秉文之治
人惟求舊思皇訪落之勤顧通籍之腐儒恆侍輿之故物遂
令屏棄亦被甄收臣質固願蒙心知眷遇江湖雖遠孰非日
月之照臨齒橐尚存取昧涓埃之報稱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

第85489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園短大
図書館

928

ト

10





